

周

季

編

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慎靚王七

名定顯  
王子

辛丑 元年春正月王踐位

燕王卽位

曾無  
諡

秦王北遊至河上

紀表惠王  
後五年

齊迎婦于秦

表宣王二  
十三年

衛貶號曰君地獨有濮陽

世家嗣  
君五年

魏王任用惠施諸臣以來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不可勝

數大將怨子爲敵所禽至是厚幣聘賢孟子軻至魏魏王曰安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

魏惠王後十六季孟子史傳呂覽不屈合編是時魏王已稱王故孟子稱之日王孟子季五十

三故王稱之日交史表書此事于顯王三十三季者司馬子長知孟子適魏在惠蕞一季不知惠有改元後之季遂移之惠王三十五季也魏世家云襄王追稱惠王其失正同通鑑諸書知惠有稱王改元之事孟子至魏之季仍依季表于是改孟子王何必曰利等語王皆作君其失與史記同且如是則孟子至魏季止三十七不應稱交居魏十八季何其久耶今依顧亭林日知錄王白田集任翼聖孟子攷江慎修羣經補義施樸齋孟子季譜正之在編序此一季略異孟子言忠孝本仁義治化大綱非私利比也

鄒衍適魏魏王郊迎執賓主之禮

魏世家  
孟荀傳

淳于髡適魏客請見髡于魏王魏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魏王怪之以詰客客告髡髡曰固也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告魏王魏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

此或摸訊左右或王自言之而忘之

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護者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魏王欲以卿相位待髡謝太子是送以安車駟束帛加

璧黃金百鎰

孟初傳魏世家

王寅二季秦敗韓師于鄆

奉表韓世家秦惠王後六年韓宣惠王十四季通鑑云秦伐韓取鄆

楚城廣陵

楚表懷王十季

魏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何如

謂名譽

對曰臣聞王之

慈惠也魏王欣然喜曰然則功將安至對曰王之功至于

匹魏王曰慈惠善行也而匹何也卜皮對曰慈者不忍惠

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功有過不舉

無功受賞雖匹不亦宜乎

韓非內儲說上魏惠王後十七季

魏王會諸侯于曰里

曰策作九此據韓非子或作九重作曰里形似

將復尊天子

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不欲有天子而小國利之

王與大國不聽魏安能與小國獨尊事之

韓策鮑生以爲魏安釐王韓釐

王事大事記據韓非說林爲魏惠王韓宣惠王事今從之房喜韓非作彭喜占聲房彭同部

魏王營夢季八十有二諡曰惠子嗣立魏惠王葬有日矣

天大雨雪至于牛目

篤重車以牛及目則淡甚

壞城郭將爲棧道而葬

羣臣請弛期翌日者言雪甚而容行民必病官費不給太

子不聽羣臣以告公孫衍衍曰吾未能言之也能是其惟

惠子乎告惠施施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夫太子曰然

施曰晉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澗水鬻其墓見棺之冱和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

于是出而爲之張朝

樂水屬流水張朝帳似朝

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

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

太子爲日及之故得毋嫌于欲速葬乎今太子宐曰先王

必欲少畱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日

此文王之義也太子從之

紀季魏策居覽歸春今太子宐曰五字依北堂書鈔雪部校

孟子軻居魏一季以新主立不似人君遂適齊孟子軻季

四十不動心至是季五十有四齒德俱尊欲齊王就學而

後臣之齊臣景丑等以爲失敬王之道

孟子云千里見王非自鄒至齊乃公

魏至齊也據史記魏惠王卒于顯王三十六年則公魏適齊季未踰四十矣可見史記之誤也今從狄氏季譜諸書

癸

三季春正月魏王卽位

後論襄或謚襄哀依紀季通鑑諸書編史記惠王後襄王襄王

後哀王此爲哀王元季攷世本襄王生昭王呂覽審應篇高注亦云昭王襄主之子則史記以襄哀昭爲三世誤矣

參見顯王三十四年

秦以樂池爲相

秦紀惠王後七年

蘇秦復約從山東諸國以楚王爲從約長于是楚齊趙韓

魏燕六國之師其伐秦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諸國兵皆

敗忝齊獨後

李表秦紀楚世家合編楚懷王十一季齊宣王二十五季趙武靈王八季韓宣惠王十五

季燕王噲三季賈子過秦云秦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收進蓋指此而言于六國外加宋衛中山故曰九國

三

真見王

故



然論中如敬甫非孝公所據之地平原春申信陵廉頗趙齊非此時所用之人信筆言之未加攷實故六國九國之

異以史

爲正

義渠襲秦大敗秦師于李帛之下

帛亦作伯

乘諸國之約從伐

秦也諸國從約方成陳軫告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

也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匹美女

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曰我將入魏公孫衍告我今諛矣

因起兵襲秦

秦策公孫衍傳

六國之伐秦也五國已偪王矣趙侯獨不偪王曰無其實

敵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本趙世家編通鑑大事記馬繹史書此于顯王四十一

六季段西嶇長基統紀表

書于報玉九季皆誤也

魏王令惠施之楚公孫行之齊將以測交也惠施先令人之楚言曰魏使二人之齊楚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

惠施

魏策

孟子軻居齊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迺以王道對請制民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歲饑言于齊王發棠邑之粟以賑民初孟氏之舍近墓軻少嬉戲踊躍築埋母仇氏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荷賣之事仇氏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

乃設俎豆捐讓進退仇氏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仇氏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仇氏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此織矣軻憇旦夕勤學不息至是迎養仇母于齊

孟子外書性善辯一韓詩外傳九列女傳三遷志合編

宋公自偁王是時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

西敗魏軍國甚彊

世家宋王偃十一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而驕莊周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之曰取石來鍛之

鍛磔也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得之

必遭其蹙也使驪龍而寤子奚有哉今宋國之蹙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必遭其蹙也

使宋王而寤子爲齧粉矣

齧粉斷碎也亦作齧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

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秦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周曰夫處窮里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周曰聞秦王病醫破癰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哉何得車之多也

本莊子列禦寇篇

張儀欲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齊楚

以按兵羣臣左右皆爲張儀言魏王聽之止惠施言惠施曰凡謀者疑也疑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雖小事猶然況合秦韓攻齊楚大事也而羣臣皆以爲可其可也是其明邪而羣臣之智術如是其同邪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必劫主事秦者塞其半也魏于是不合于秦張儀陰合秦伐魏魏師敗

魏策儀傳韓非內儲說上洪兵韓非作偃兵

甲辰四季齊臣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灰而吞齊王來賊不得蘇秦將灰謂齊王曰臣灰車裂以徇于市曰

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如其言殺蘇

秦者果自出齊王誅之

依蘇秦傳蘇秦將死之言既以報仇且知身死必有以亂齊進言者

如此則言者不聽矣此行譎于生壽復行譎于死後也宣王二十六年

趙韓魏共伐秦秦使庶長博里疾達兵會齊師禦之秦敗

韓師于修魚斬首八萬二千虜韓將般申差齊敗趙魏之

師于觀津趙公子渴魏公子奩皆忤秦齊由是爭長

秦紀以此

爲惠王後七季事且誤與五國伐秦事聯合此據季表趙韓楚世家張儀傳參攷趙武靈王九季韓宣惠王十六季魏襄王二季秦惠王後八季秦紀以奩爲韓公子據表世家張儀傳韓師敗于修魚非觀津觀津之敗是趙魏非韓魏故易

韓爲魏

張儀因魏師爲秦所敗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阻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魏之地勢固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國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刳白馬而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因錢財而爭者而欲恃詐僞反

覆之蘇秦謀一天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魏不北而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國無患矣且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悉魏之兵割楚以益魏虧楚而適秦以嫁禍安國此善計也彼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願大王孰計之也魏王從之于是使惠施之楚言和秦楚用杜赫計陰使人以請和德秦不許魏遽和秦而使惠施反魏王不說迺



因張儀請成于秦既而楚亦使人謁和秦于魏

楚魏策張儀傳通鑑

合編據策楚不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和德秦復令人謁和秦于魏皆杜赫計也

秦復以張儀爲相楚魏和于秦也

儀傳楚策

孟子軻之母仉氏卒于齊噓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

邛蒙治器萬章治緘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

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軻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

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軻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

猶孺子也歸葬于鄒居喪

孟子外書秋氏編季

乙五季秦司馬錯擊蜀滅之

季表秦紀張儀傳合編荷貶蜀爲侯至是蜀絕實二事也

通鑑諸書以爲一役并

此季秦惠王後九季

秦伐趙取西都中陽

趙武靈王十季趙世家漢地理志合編秦紀作中都西陽攷趙世家趙表

惠文王十五季與秦會中陽卽此

地理志西都中陽屬河西郡是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于齊蘇

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

比並

也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

言請子還而視之公而顧之臣願獻一朝之費伯樂如其

言一旦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爲臣先後者

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

馬食

爲馬食者云致馬資

濟于髡許諾乃入言之于齊王蘇代遂見

用于齊未幾齊使蘇代報燕代譽齊王之美燕王曰齊其  
霸乎代曰不能燕王曰賢而不霸何也代曰咎齊桓公之  
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不自事也今齊不信  
其臣代意欲激燕王厚任子之也燕王以爲然遂委信子  
之有隱者潘壽燕使人聘之潘壽至謂燕王曰不如以國  
讓子之咎者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  
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  
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未幾潘壽又謂燕王曰

禹薦益而以啟臣爲益吏及老傳天下于益而啟與其黨  
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  
王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是名屬子之而實太  
子用事也燕王因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于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

燕策韓非外儲說右合纂潘壽

燕策燕世家作鹿毛壽索隱引春秋後語作屠毛壽隱者一作闕者燕王噲五季

丙午六季王崩諡曰愼靚太子延嗣立

周本紀索隱皇甫謐說延作誕

趙侯自稱王召燕公子職于韓

趙武靈王十一季燕王噲六季趙世家于是季書王

召公子職于韓呂氏謂趙始稱王中山策犀首立五王篇吳注同

秦伐趙趙將英禦之趙師敗

秦紀英作泥徐注一作莊泥此據季表秦惠王後丁季

之五

秦伐韓取石章

秦紀韓宣惠王十八季

韓使韓辰歸魏陽及向魏城陽更名河雍城向更名高平

紀季水經濟水注引同魏襄王四季

孟子軻反齊爲客卿

依三遷志又狄氏編季齊宣王二十八季

滕侯宏薨謚曰文子立孟子軻自齊往弔

季氏本謂孟子出弔是文公之

喪故孟子自請行以盡存殂始終之禮觀王驥稱使孟子不言使可見

魯侯嬰薨謚曰景子旅立

據季表景公立于顯王二十六季始戊寅終丙午與世家二十

九季合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始終差二季旅世家作叔索隱云系本作旅稽古錄作肸

尹文子見齊王齊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  
王下齊王曰國悉不尙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尙孰理王  
朝齊王曰賢與不尙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  
尙故王尊于上臣卑於下進賢還不尙所以有上下也齊  
王又謂尹文子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子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恣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舉也  
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齊王稱善尹  
文子著書上下二篇其學主于正名亦孔子道之一其書  
引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何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

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隄之也又引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名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此皆自申其正名之說也尹文子又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貪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也又曰君課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洽順也術之善者如此

尹文子說苑君道藝文類聚二十  
御覽四百二舊謂尹文子學于公

孫龍晁氏讀書

志已辯之矣

齊王見王蠋

策作顏厲吳氏引春秋後語作王蠋

曰蠋肯蠋亦曰王肯齊王

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蠋人臣也王曰蠋肯蠋亦曰王肯

可乎蠋曰蠋肯爲慕勢王肯爲趨士與使蠋爲慕勢不如

使王爲趨士齊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曰士貴

百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蠋曰有管者秦攻齊令有敢公

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

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壘

也齊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蠋來蠋來大王據千乘之地



而建千石鍾萬石虞天下之士皆來役處士之高者乃僨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甚矣  
蠲曰不然蠲聞禹之時諸侯萬國得貴士之力也當今之  
世南面僨寡者乃二十四由是觀之失士滅亾欲爲監門  
閭里安可得也哉是故無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  
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渥堯有七佐舜有七友  
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于天下者無有  
也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  
僨孤寡不榮是其賤爲本與齊王曰嗟乎君子勇可侮哉

寡人自取病百願請受爲弟子且先生與寡人遊會必大  
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蠲辭公曰王生于山制則破  
焉非不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于鄙野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矣然形神不全蠲願得歸晚會以當肉安步以當車

無臯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

依策及高士傳編蘇子瞻志林云戰國中有一方其

藥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蚤寢以當富  
三日晚會以當肉四曰安步以當車與此異

齊有王斗先生造門見齊王齊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  
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士爲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復還報  
齊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願受教王斗對曰王聞之過矣  
斗生于亂世事亂君虜敢直言正諫齊王不說有聞王斗  
曰管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今王有四虜齊王說曰寡人愚  
固守齊國惟恐隕之虜能有四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  
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齊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  
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騾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盧氏  
之狗王之吞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  
不好士也何患無士齊王曰寡人息國恣民固願得士以

治之王斗曰臣慮王得士終不用也王之慕國恣民能如尺穀乎齊王曰何謂也王斗曰以尺穀爲冠不使左右僂辟而使工者爲其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僂辟無使也臣以爲不如恣尺穀也齊王乃謝焉

依策高士傳編說苑尊賢引滄于髡語略

同

齊王爲大室三季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春居謂齊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國爲有主乎齊王曰爲無主春居曰荆臣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齊王曰爲無臣春居曰今王爲室其大蓋百畝堂上三

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季而不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  
王爲有臣乎齊王曰爲無臣春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齊

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

掌書曰書之

呂覽驕恣新序刺奢合編新序春居作香居  
益作蓋反作畱掌作尙近惠松岷明堂大道

錄以此大室卽世室春居諫而毀非也春  
居所諫是未成之巨室非舊存之明堂

齊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齊王齊王曰  
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闔邛先生不  
拜齊王曰父老以爲少邪謂左右復賜父老不徭役父老  
皆拜闔邛先生又不拜齊王召闔故闔邛先生對曰臣來

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齊王曰天生殺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邱先生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恣度如此臣可少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有時無煩擾百姓如此臣可少得富焉願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此臣可少得貴焉今王委賜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請先生爲相閭邱先生曰王聽臣臣

願足矣勇用相乎

說苑善說末依御覽六百三十三補

齊謀伐燕欲與趙連和使人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致天下之名實竊怪王之不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也以臣爲不能者非它欲王之用兵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能以齊順事王能亾燕能亾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于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于王臣以齊致地于王天下孰敢不致地于王秦之疆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以無齊故重王今使王無

齊安能重于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  
非然則欲用王之兵以成其私者也非常然則欲恐王以天  
下之重取行于王者也非常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孰  
慮有齊無齊之利害也

趙策



周季編略卷七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集

赧王八上

王名延慎  
說王子

丁元季春正月王踐位

魯侯卽位

後謹  
平

徙居西都

本紀

秦人取義渠二十五城

依季表秦惠王後十  
一季秦紀在後十季

秦使樗里疾伐韓敗韓師于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  
和初修魚之役韓急公仲朋議以一名都賂秦與之共伐

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謀之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  
又得韓之名都一秦韓并兵伐楚此秦所禱祀以求也楚  
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宣言起師救韓命戰車  
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韓信王之救己也韓縱  
不聽我將必德我決不雁行以來卽來秦韓不和楚雖受  
兵不爲大病也如韓聽我而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  
韓韓恃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結秦韓之仇而  
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如陳軫計告韓將以楚殉韓韓  
王聞之果大說卽止公仲朋之行公仲朋曰以實伐我者

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  
王必爲天下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綏約謀伐秦  
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  
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  
秦秦王大怒至是益甲伐韓楚救果不至韓敗魏使公孫  
衍連師救韓師至岸門亦敗秦遂伐魏降焦取曲沃出其  
民季表秦紀韓魏世家張儀傳參攷據秦紀韓太子質秦  
在苻季石章之役與此異韓宣惠王十九年魏襄王五  
季楚懷王

十五季

韓王入朝于魏

紀季

燕子之聽政三季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齊儲子謂齊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統齊國  
小不足以爲先後然惟太子令之太子平自數黨聚眾使  
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百姓不說市被反攻太子搆難  
數月市被死國之死者數萬人無不恫怨齊王乃使匡章  
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  
齊禽子之醢之殺故燕王噲遂取燕太子平在燕世家  
索隱引季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又引紀季云子之殺公  
子平今季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今紀季云燕子之殺

公子平不克與索隱所引迥異攻燕世家云子之亡二當  
奉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平是時亡在可知當  
是時秦與韓魏構兵楚亦慮秦韓之難趙毋季兩敗于秦  
至此甫安集其民趙王欲存燕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  
攻齊齊必仇趙不如以河東地請易燕地于齊齊有河東  
趙有河北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  
以燕趙輔之天下必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  
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地請易燕地于齊楚魏聞齊  
趙之易地果憎之楚許魏六城約以伐齊存燕楚使淖滑  
魏使惠施結趙定伐齊之策齊王恐問孟子孟子曰孟子曰告

以置君於燕齊王不聽未幾楚趙魏伐齊之計爲張儀所

敗而燕人逐齊師

孟子所謂燕人畔者

趙王納燕公子職使樂池送

之燕人亦不受

燕策趙策魏策季表徐注引紀季燕世家徐注參攷齊宣王二十九年趙武靈王十

二季楚懷

王十五年

孟子軻自齊致爲臣而歸當是時處士各伸道楊朱墨翟之言游士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孟子軻欲正人心息邪說論性善則溯堯舜論征伐則恣湯武論養氣則本曾子論願學則述孔子之道以不見諸侯爲守義以先師後臣爲尊賢以制恆產立學校與民同樂爲仁政以善

戰連諸侯者之宜服刑以勉其君之所未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一時嚮爲迂闊而不近人情是以所如不合孟子史傳漢鄧暉傳太事記通鑑綱目參定孟子齊自言由周而來七百餘歲以邵氏皇極經世金氏通鑑辨編推之武王已而伐紂至此已八百有九季是季不符據江慎修羣經補義周武王卽位辛卯非己卯皇極經世諸書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將誤衍七十二季與史記魯世家所言不合其誤始于劉歆歷譜也依江說則自周初辛卯至此丁未凡七百三十七季與孟子所言之季相符徐圖臣天元曆理云自武王己卯元至秦昭王滅周乙巳凡八百有七季除武王伐商并十三年及赧王丁未後五十八季恰得七百三十六歲劉歆作三統歷妄增三代季數以推合

至期長也

秦封公子無通爲蜀侯以陳壯爲相

秦表秦紀蔣陽國志合集秦表後一季秦



紀綱通作通事

國志無通作通事

齊王辟疆欲諡曰宣子地立尹女子曰齊宣王好射說人

之謂己能用強弓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有左右

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

王說之然則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

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聽其實依通鑑太事記宣王燕于是季

史記季表書稱王元子將顯王四十六季者非也所錄尹

文子以呂覽聖堂北堂書鈔百二十五和覽三百八十九

合集齊宣王之失實類此也人主之受蔽類此也齊世家

云宣王十九季此據大事記則宣王二十九季通鑑較季

表世家上增威王十季以合世家十九季之數不知大事

記較季表世家下減湣王十季不誤也近王白田據史記

以疑孟子以孟子所傳宣王由傳孟子者有所諱而改之  
此拘守朱子之過也史記有孟子游齊事齊宣王之文仕  
齊亦齊當俱在宣王之世燕策有儲子勸宣王伐燕之文  
宣王令章子伐燕之文其策中又言孟軻勸齊宣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注云此當時所謂孟子勸  
齊伐燕者也勸齊伐燕必非孟子而齊宣王伐燕在位二  
十九季亦已明矣史記滅宣王之二十九季爲十九季于  
是燕世家述燕策之文不得不改宣王爲潛王王白田謂  
孟子事潛王無事宣王事錢竹汀管新錄取其說然不足  
據也金仁山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以爲潛王則荀  
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也不  
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

戊申 二季春正月齊王卽位後註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據秦策編策文連下張儀適楚事

秦王會魏王子臨晉立魏公子政爲太子秦紀魏世家季

胡季高各  
卷八上 報王  
張儀適楚事

云魏復事秦卽此季

事也魏襄王六季

楚屈平作離騷言遭愁也

離同罹遭也騷愁也本應劭

平博聞彊識明

乎治亂嫻于辭令初爲三閭大夫掌昭屈景三族之事序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繼爲左徒入則與楚王圖議

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賓客謀行職修

楚王甚任之上官心害其能楚王使屈平造憲令方屬艸

藁未定上官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譖于楚王曰王使

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成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

爲也楚王怒而疏屈平

屈傳離騷王注參定洪氏補注以此爲屈原始放之季未是也呂氏

屈傳載此于張儀說  
楚絕齊之辨今從之

楚王魏王如趙

趙世家武靈王十三年

楚王初用屈平與齊合秦王欲伐齊患齊楚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吞楚楚王既疏屈平聞張儀來虛上舍以館之儀乃說楚王曰敝邑之王甚說大王儀所願爲門關之旣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甚憎齊王儀所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與齊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大王而合儀亦不得爲門關之旣也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于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使秦女爲箕帚

之妻如是則北弱齊西德秦私商於之地以爲高一計而三利俱至事無僂于此者楚王大說宣言朝廷云不樂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見者皆賀陳軫後見獨弔之楚王怒問其故軫對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楚之有齊也今地未得而先絕齊是楚孤也秦又何重乎孤國且先出地後絕齊秦必不爲也先絕齊後賣地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兩國之兵必至矣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于齊使人隨張儀受地苟與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地陰合謀計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弭口無言以待吾

得地遂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張儀此策中材所不能而楚王聞陳軫言猶不能悟

利誘之也甚矣利之能令智昏也

于是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使

一將軍隨張儀受地于秦儀至秦佯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張子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偕宋之符北罵齊王秦早使人適齊請和齊王意未決也既罵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齊秦之交既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楚王曰可軫曰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不如

割地賂秦與之并力攻齊是我以地于秦取償于齊也楚

王以軫爲非計與將軍屈匄議伐秦

秦策楚策秦紀楚世家張儀傳新序節士

合纂洪容齋隨筆九卷曰賂秦攻齊策尤乖謬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辭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式三按屈原思合齊以報張儀之恥見下四季洪說本屈意也

孟子軻適宋遇宋牼于石邱孟子軻曰先生將何之牼曰吾聞秦楚構兵將言其不利而罷之也孟子軻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于利也懷利相接而不亾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于仁義也公

利懷仁義以相接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柯  
既至宋謂戴不勝曰子謂辭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  
長幼卑尊皆非辭居州也王誰與爲善未幾去宋宋王餽  
金七十鎰受之復適薛薛孟嘗君文餽金五十鎰受之

宋王

傳十六年孟子亦適宋宋尚未僭王此僭宋王則先儒謂  
孟子再至宋非無據也陳臻言齊曰齊餽今日宋薛餽事  
必奔後相此不遺據任氏孟子約旨施氏讀孟質疑編此  
宋吳方木宜齋野乘云孟嘗君非不招致孟子而孟子不  
可就後儒因其議論之正而沿用之然非事實也宋程莊  
子作宋餅卽宋樂子莊子云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  
人不伎于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潛民命古之道術有在于  
是者宋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  
廢兵救世之職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  
聽而不舍者也式三按孟子以仁義爲王道卽以銷一時



之五

之兵禍宋輕以不利說秦楚罷兵秦楚必以利而復  
為兵故孟子闢之韓居州一時傑人事不可致惜哉

秦使庶長楊里疾連師伐趙虜趙將莊豹拔藺季表趙世家秦紀楊

里傳合纂趙世家季表莊豹作趙莊秦紀作莊此從楊里傳

楚杜赫欲重景翠謂東都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  
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于無鳥之所則  
終日無所得矣張于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于有鳥無  
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  
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徒費財焉請君施于今窮士之必  
將為大人者則能得所欲矣東都君以為然遂重施景翠

景翠自是名聞諸侯

東周策此時王在西周則東周爲小國

己三季秦王魏王會于蒲阪

紀季水經河水四注引紀季同秦惠王後十三季魏襄王

七季

楚將屈匄伐秦

楚世家懷王十七季

越王使公師隅聘魏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紀季

水經河水四注引略同越王無疆四十四年越聘魏益爲伐楚計也

秦魏章樞里疾連師會齊韓之師伐楚大破楚師于丹陽

斬甲士八萬虜其將屈匄及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

策

表楚韓世家張儀樞里子傳參定通鑑大事記不書會齊韓之師攻韓世家云與秦攻楚敗楚將屈匄張儀傳云秦

齊其攻楚殺屈勾秦策云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于杜陵杜陵策又作杜陽卽丹陽也此據楚世家作丹陽

韓宣惠王二十一  
季齊借王二季

秦魏章甘茂將兵略定楚漢中地六百里合所得巴蜀地

置漢中郡

據秦紀楚世家張儀傳甘茂傳  
楚陽國志通鑑大事記合纂

韓王蒙諡宣惠子倉立

世家  
表同

秦封樛里疾爲嚴君

樛里  
傳

楚使景翠達師圍韓雍氏因韓之助秦戰丹陽也韓求救  
于秦秦未爲發兵下殺適公孫昧入韓公仲朋曰子以秦  
爲將救韓乎昧曰秦王言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

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矣公仲朋曰子以爲果乎對曰  
秦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之攻魏也秦用張儀計使魏  
楚大戰而秦收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救韓而實陰  
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公戰勝秦遂與公彘楚易  
三川而歸公戰不勝秦塞三川以守之公不能救雍氏也  
竊爲公危之司馬庚三反于郢甘茂與昭魚遇于商於其  
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朋恐曰然則柰何曰不如以國  
合于楚秦必委國于公以解伐猶之不失秦也公仲朋從  
之秦師果發助韓攻楚于是楚遂解雍氏圍

韓求救以下  
見韓策及韓

世末世家編于韓襄十二季則在甘茂已去秦之後與本  
文不符據徐廣注編此助韓攻楚見楚表與韓策相符韓  
世家秦紀有韓字正之秦紀齊世  
家所言圖雍氏季數與此相符

楚復悉兵襲秦秦大敗楚師于藍田楚世家

韓魏襲楚至鄧彘楚之困也秦策楚世家及屈原傳

燕人立太子平爲王策世家季表參定平後謹昭據世家索隱引表及紀季平外所立非平與

此歧異辨見前

越王興師伐齊齊使客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霸矣計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爲不得韓魏也韓魏固不敢  
攻楚如事越必將其攻楚必至覆軍殺將此韓魏之所以

不事越也。越王曰：所求于晉者，不待頓刃接兵，何況攻城圍邑乎？願魏兵聚大梁之下，願齊試兵南陽，莒地聚常邾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枌郟，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是齊秦韓魏皆得志于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猶不耕而穫也。不此之爲，其失計何如也？齊使者曰：人之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于晉者，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于晉？越王曰：如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景翠

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于此乎故願王之轉攻楚也

于是越王遂命釋齊而伐楚

事見越世家云當楚威王時又云齊威王使人說越王並

誤且齊威王時楚威王未立葉大慶攻古質疑據此為通鑑齊威王後于史記十季之體尤膠觀上言楚取秦曲沃

景翠圍雍氏季子以周校定為此季事

齊圍魏煮棗秦使樗里疾助魏擊齊虜齊將聲子于濮秦

復使到滿助魏伐燕

季表齊魏世家秦紀

初秦之未救魏煮棗也蘇代謂楚陳軫曰臣願有謁于公

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聞客

言魏王謂韓公仲朋及秦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

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則寡人何所恃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旬餘不東向則魏轉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陳軫曰柰何使兵無東向代曰韓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朋以爲魏必曰朋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因而搏三國之兵彘屈匄之敝南割于楚必盡得故地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將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因而搏三國之兵彘屈匄之敝南割于楚而易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易三川如是則韓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韓朋



東兵之辭且謂何秦兵不用而得三川則張儀東兵之辭  
且謂何于是魏將轉秦韓而事齊楚楚取地于魏是事成  
而爲福也如秦韓之王劫于韓朋張儀而東兵以徇魏公  
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此其善于公而惡張儀者多資矣  
依齊世家編見秦救魏煮棗實出張儀之策而張儀之卒  
見惡于秦非一端也左券索隱云左不正也正義云左券  
下右券上皆是也上券爲正卽成  
爲福也下券不正卽不成之福也

秦樛里疾與張儀不相善張儀勸秦王重樛里疾而使之  
楚因令楚王爲疾請相于秦張儀迺謂秦王曰重樛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之請相于秦

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于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之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矣秦王聽儀言

遂不信樽里疾

依秦策編鮑氏以此屬秦武王時事誤也

謂公孫衍云起樽里疾于國是也策云樽里疾出吞未可據

魯用樂正克爲政

據施撲齊彥士孟子謂編魯平公三季

庚戌四季春正月韓王卽位

後置襄

燕王卽位弔外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割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位恐宗廟社稷危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第恐王之不能用賢也燕王曰孤知燕小力薄不足報仇得賢士其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得士有道乎隗對曰有臣聞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北面詘股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後息先問後默則十已者至人趨已趨人問已問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目指氣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致士之道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

臣士必趨于燕矣燕王曰寡人將誰師隗對曰臣聞古之  
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季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  
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大怒涓人曰死馬  
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于是三季千里馬三至今  
王誠欲致士隗請爲天下士開路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  
豈遠而不至哉于是燕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

孟子所謂  
學而後臣

當時以爲駭尊君卑臣謹知貴貴尊賢之美本一乎而郭  
隗猶知此禮是養肉之碩果也至其自請爲師國亂不能  
盡守禮不必過求矣燕  
策說苑君道通鑑合纂

鄒衍如燕燕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親往師之行乃作主運

本孟荀列傳編又封禪書云陽

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譚說之流莫如此

秦伐楚取召陵

秦紀秦惠王後十四季楚懷王十八季

秦使張若與張儀築蜀成都

左太冲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云惠王二十七季按

惠王壽十三季後十四季是二十七季

楚請割兩城以求和于秦秦要楚欲得黔中地請以武關

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

遺之口不忍言張儀乃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于子儀對

曰臣善其左右斬尚尚得事楚王之妾姬鄭袖袖所言皆

從且秦彊楚弱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遂使楚傳

楚世家合纂楚世家云華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與儀傳略異

魏使翟章伐衛拔城二衛君患之如百見衛君曰請罷衛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遣之如百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爲二所以不亾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亾亾將西請事于秦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許之如百乃見魏王曰衛周室之別也固多寶器矣今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醜衛不以主爲主故寶器雖出而不入于王也臣竊料

之先言辭衛者必受衛寶者也如百出成陵君入以辭衛

之言告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魏世家

表紀季合纂辭釋通見史正義魏襄王八年辭衛嗣君十四季成陵君蓋謀伐衛者非魏章魏章見後

秦張儀至楚楚王使囚之將殺儀私于靳尚靳尚謂鄭袖

曰夫人亦知將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恣

張儀而必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

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

所矣鄭袖曰柰何靳尚曰不如爲張儀言而出之于是鄭

袖日夜言于楚王曰臣各爲其主百今地未入秦秦使張

儀來待王甚重王未有禮而殺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母

子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楚王乃命赦張儀楚策魏王遣楚

王美人楚王說之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亦甚忠之衣服

玩好揮其所喜而爲之宮室玩具擇其所善而爲之忠之

甚于王王曰婦人之妒者情也鄭袖知寡人此孝子之所

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妒也因

謂新人曰王忠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揜子鼻

新人因揜鼻王謂鄭袖曰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

袖曰妾知之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似惡聞

王之與也王曰悍哉令刺之鄭袖姦偽類如此張儀既

赦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主明以嚴將智以武席卷常山  
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必先亡彼爲從者無異于  
驅羣羊而攻猛虎也羊之與虎不格明矣而從人飾辯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矣秦西有巴

蜀方船積粟也

方並

浮汶江而下也

浮過

一舫載五十人與三

月之糧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費牛馬之力不十日而距扞  
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  
及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爲昆弟之國終身不相  
攻伐計無便于此者于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遂許之先是楚王聽張儀之欺自恨不用屈平而至  
此乃復用屈平屈平因受命使齊思合齊以報張儀之恥

屈平自齊反張儀既釋且許事秦平憤之諫曰大王受欺于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必烹之今縱不殺之又聽其邪說乎楚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再許黔中後背之

不可卒許張儀

楚世家及屈傳云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新序節士同與此歧異今據儀傳參用新序

節士使齊之事

儀去楚遂適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

生非菽卽麥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糜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不過三十萬如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鸞之士不勝計以秦伐韓無異墜千鈞于鳥卵之上必無存矣彼從人甘言好

辭不顧社稷之長利諂誤人主無過于此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不事秦  
則危雖欲無亾不可得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于楚也其地  
勢然也今王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  
禍以說秦計無便于此者韓王又許之張儀歸報于秦秦  
王封以五邑五通鑑作六號武信君復使張儀徧說齊趙燕于  
是張儀東說齊王曰天下疆國莫如齊大臣父兄殷眾富  
樂莫如齊然爲大王計者皆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

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魏雖有百秦無奈齊何大王  
覽其說而不察其實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隨  
以危雖有勝名而有亾之實者齊大而魯小也齊之與秦  
猶魯之與齊四戰四勝秦國已破矣是何故也秦疆而齊  
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  
王入朝澗池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  
之南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  
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事秦遂西說趙王曰  
大王收連天下以擯秦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

久矣今秦有敝甲彫兵願渡河踰漳合邯鄲之下使臣先  
聞左右凡大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徒熒惑天下百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秦楚爲昆弟國而韓魏併爲  
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斷右臂而能  
與人鬪乎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出師渡清河  
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魏而軍于河外一軍軍  
于滏池約四國以攻趙趙破必四分其地

策破史記儀傳  
及通鑑皆作服

形相似  
而謫

臣不敢匿意隱情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見

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恐許割地謝過

以事秦張儀北之燕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晉趙襄子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與代王宴以金斗尾擊殺之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至今有摩笄之山其以趙王爲可親邪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趙之于秦猶郡縣也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矣動矣燕王從之獻恆山之尾五城以事秦張儀旣約齊趙燕方歸報未至咸陽適秦惠王駟喪太子蒗立太子築不說張儀于是韓魏趙燕齊楚連越復合從

國策秦紀張儀傳新序節士合

集連越事見秦紀齊將王三季越武  
惠王十五季越王無疆四十五季

秦惠王樂喜墨氏之徒墨者有鉅子腹綽居秦其子殺人  
惠王曰先生之季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先生以此聽寡人也腹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必傷  
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不誅腹綽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  
自殺其子墨者兼恣不私恣其子迺如此與東方之墨者  
謝子將西見惠王惠王問于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  
王之親謝子而疏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其爲人也

甚險將奮其說以取少主也惠王聽其言因藏怒以待之  
謝子至說惠王惠王弗聽墨者之相傾軋又如此墨者有  
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季而弗得見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  
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遂見惠王田鳩  
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墨者之急于趨時也又如此

本呂覽

私亦有首時合編亦有云惠王老而智衰今附編于後

魏公孫衍仇張儀以秦惠王之夢欲寤儀李讎謂公孫衍  
曰使秦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疾于國三人  
皆張子之仇也如用之則天下皆知張子之無秦矣

本秦策編



無秦謂諸侯知張儀無  
權寵于秦也見高注

孟子柯適魯以不遇而歸魯侯聽嬖人滅倉之譖也

換季明德

孟子事蹟地換  
屬孟子季謂編

蜀相陳壯弑蜀侯繇通叛秦復求降

秦紀季表蜀陽國志台攷據甘茂傳事在

惠王卒後故編此秦紀書于惠王卒之奔蜀陽  
國志後二季甘茂傳以蜀侯爲煇誤表志可攷

辛亥五季春正月秦王卽位

後蓋武

秦使甘茂司馬錯定蜀誅陳壯

秦紀甘茂傳季表蜀陽國志合集蜀陽國志後一季

秦韓珉與韓公仲朋善秦王疑之客卿爲韓說秦王曰韓  
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今王正位張

儀之貴不得議公孫奭是從臣不得事大臣也公孫奭之

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也

鮑注從臣謂儀大臣謂奭近臣謂甘

茂吳注大臣張儀

甘茂近臣公孫奭

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則羣臣之賢不

肖可得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奭嘗捷于齊韓而不加貴

則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奭而不受則

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

可得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奭樛里疾請無攻韓王猶攻

之甘茂約楚趙而反約魏將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

智無幾于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朋之以國待王命而無

由左右也

韓策據此則張儀未逐甘茂楊里夷已用此張儀之所以不安于秦也韓襄王二季

之五

秦王既繁不說張儀左右復惡之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復使人讓張儀儀思誅因謂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秦王曰奈何儀曰爲秦社稷計者必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懼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儀願乞不肖身而適魏齊魏兵結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以兵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于魏

齊策儀傳魏襄王九季

齊伐魏魏使公孫衍將戰于承匡不勝張儀因謂魏王不

用臣以危國魏因相儀齊聞魏之相儀也復議興師伐魏  
魏王恐儀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偕使之齊齊楚事畢因  
告齊王以秦入儀于魏之故且曰王如伐魏是王內自罷  
廣鄰敵而信儀于秦也是王之厚託儀于秦也齊王以爲

然乃解兵

魏策齊策張儀傳齊湣王四年

張儀既相魏逐惠施施之楚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  
張儀也而王親惠子是欺儀也宋王賢惠子不如納惠子  
于宋而謂張儀曰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惠子寤人而王  
舉之亦必德王楚王從之乃納惠施于宋惠施既至宋與

莊周爲友互相論辯莊周曰惠施之意以爲至大無外謂  
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圓物方生方死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魯來連  
環可解也惠施之口談自以爲取賢以反人爲實而欲以  
勝人爲名是以不與眾適也惠施死莊周送葬至其墓顧  
謂從者曰夫子之死也吾無與言之矣

楚策莊子徐無鬼  
天下篇合纂宋三

秦伐義渠丹犁

秦紀

趙王遊大陵歸夢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粲粲兮顏若

哲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寤異日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

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寤

母姓寤故曰娃寤見論衡二十二紀

妖娃寤孟姚也孟姚有寵生子何

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

秦王魏王會于臨晉

秦紀季表通鑑

張儀既合秦魏欲連齊以爲橫公孫衍欲敗之適衍儀俱

至衛衍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特所以爲國者不同耳

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爲之參坐于衛君持衍

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儀行衍送之至牛齊襄齊王聞

之怒于儀曰衍吾仇也儀與之俱必與衍衛吾國矣遂不

聽儀

齊策觀此則儀爲行所欺也小人之姦詐如此

洛水溢入東都山水大出

紀季云洛水入成周

壬子六季秦初置左右丞相以樛里疾爲右丞相以甘茂爲

左丞相甘茂師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

秦紀列傳秦武王二

季

張儀卒于魏初蘇秦張儀皆師事鬼谷子二人既貴鬼谷子遺書責之曰若二人不見河澗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寸之瘡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又不見嵩岱之松柏鬱霍之檀桐乎

上枝干青雲下相通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傷此木

豈與天地有骨肉哉所居然也

儀傳揚子泐言十一真傳傳合集魏襄王十季儀傳

云相魏一季而卒與魏世家合表于五季書儀卒紀季載于三季失之泐言曰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詐人也聖人惡諸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不解子貢恥之說而不富貴儀秦恥之式三按儀秦定論泐言是矣然儀秦富貴究何足恃哉讀者思之仙傳拾遺云鬼谷子姓王名栩疑不錄

公孫衍自魏入仕秦後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據衍傳編按顯

王四十四季衍佩齊燕趙之相印此繫楚魏而言中山策有犀首立五王篇難據信

趙王出九門築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趙世家武靈王十七季

十月魏霖雨疾風河水溫酸棗郭

紀季水經水注引同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  
勇奈何甘茂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  
需弱者來使則王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  
因而制之秦策

癸七季秦王韓王會于臨晉外

秦紀轉世家秦武王三季韓襄王四季

秦構里疾出相韓未幾卽歸秦

出相韓見秦紀歸秦見下甘茂語

秦渭水夾三日

秦紀

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如是久不朽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秦王令向壽輔行甘茂旣約

魏魏許之使向壽先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

向壽歸以告秦王迎甘茂于息壤問其故

論息壤者皆取山海經淮南子

爲據朱子楚辭注亦同息生也土生長不已也此則地名耳未必土自生長也

對曰宜陽大縣也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晉

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季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

之誦書一函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奭挾韓而議

王必聽之

策中公孫郝史皆作奭郝奭通用此廿傳作奭策作衍

是王欺魏而臣徒

受韓朋之怨也

朋一作憑朋憑聲近又作侈朋侈形似

曾參處費費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者而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

若有頃一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其母慰投杼而奄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況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子之母疑臣者不啻三人

齊策作適古聲同止

也史作特臣恐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于息

壤秋甘茂庶長封伐宜陽五月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王果聽之召甘茂欲罷兵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誑兵而攻之

秦策秦紀新序襍事二合纂魏襄王十一年

秦王魏王會于應

魏世家

楚使召滑仕越越國亂

以下十季范娟語逆惟編此

秦王封其子煇爲蜀侯

蕪陽國志

東都武公之共太子外有五庶子皆恣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以地資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左成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由是公子果爲太子

古本勝策編入東周史記誤作西周鮑本從之非也公子果爲太子果名本周策見下篇

史記作果公子咎爲太子與策不合周紀編此事于宣陽之并從之楚懷王二十一季

齊王以地齊周取請東都君立取爲太子既立公子果司

寇布為取謂東都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取不何為太子

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國劍禮曰太公不

知善歸其劍而賣之金函冶氏久賊劍越人請買之千金

折而不賣折謂折閱吳依高注是將外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言必

此賣今君之使取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契一書兩札獨則一札也天下

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于取以

嫁之于齊鮑曰嫁猶賣也言欺齊君為多巧取為多詐君何不買信

貨哉奉養無有忘于取也使天下見之鮑曰忘猶吝此事承上以類編觀此

知立果  
不立答

甲寅 八季春正月趙王大朝信官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罷

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季

楚王以秦之攻宜陽也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勇陳軫對曰王舍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于麋麋知獵者并張網而驅已也因遁走而盲人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國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死矣王舍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楚王不聽使景翠救韓宜陽東都君謂周象曰宜陽城

方百里材士十萬與支數季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  
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周秦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  
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削迹于秦秦王不聽父兄  
羣臣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以爲宜陽必  
拔東都君曰子爲寡人謀將柰何對曰君使人謂景翠曰  
公竊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危不  
如待秦秦果拔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棄其敝也必以寶  
事公韓公仲慕公之爲己棄秦也亦必盡其寶東都君如  
彘計告景翠景翠乃緩兵

東周策楚策楚懷王二十二年  
季秦武王四年韓襄王五年

秦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降甘茂曰我羈旅也而得  
相秦者我以宜陽饋王也今攻宜陽不拔公孫奭樗里疾  
挫我于內公仲朋以韓窮我于外是無茂之日矣于是出  
私金以益公奭且下令曰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  
郭爲墓乃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韓使公仲朋入  
謝于秦以請平方宜陽之未拔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  
陽轉楚秦吾敵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  
師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秦王曰善使馮章許楚漢中  
既拔宜陽楚責漢中于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臣而謂



楚使曰寡人固不以地許楚王

秦策秦紀  
廿四傳

楚王以宜陽之役我為秦不為楚將以師入寇蘇代說楚  
王曰昔周之助秦過于楚者欲令周人秦也周知其不可  
解必入于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之周親秦楚  
善之不親秦楚亦善之如是則周疏于秦入于楚矣楚兵  
乃止

周紀

楚大興師伐越大敗越師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無疆子  
玉復收餘兵北保琅邪而諸族子爭立于越居浙江之東  
南或為王或為君各保夏祀

越世家越絕書合纂越王無  
疆四十九季觀明季昭睢東

取地于越語  
逆推編此

秦令穉里疾以車百乘來我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使人  
來以爲西都君重秦客也游騰謂楚王曰晉智伯欲伐公  
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  
齊桓公之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  
兼有吞周之意使穉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患焉以蔡  
公由惑之策或一作戒故使長戟居辨疆弩在後名曰衛  
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恚國哉恐一日之公國而惡大

王楚王乃說

西周策穉里傳據傳  
在披宜陽後編此

秦相甘茂與公孫衍有隙秦王恣衍與之私語曰寡人將  
相子甘茂之吏竊聽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秦王賀王  
得賢相秦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茂對曰王將  
相衍秦王曰子何聞之茂對曰衍告臣秦王怒衍之泄也  
乃逐衍衍適魏秦策

魏太子政朝于秦季表魏襄  
王十二年

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  
舉龍文交鼎絕牘八月秦王蕩蒙謚曰武無子異母弟稷  
立誅孟說舉及其族據秦紀趙世家編甘茂傳云拔宜陽  
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與秦紀異

秦武王繁驕忿一日與中期爭論不勝大怒將舉之或謂武王曰中期悍人也蚤遇明主耳向使遇桀紂必殺之武王乃不舉拔韓宜陽之後武王驕甚或又謂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讎韓也臣聞王者兵勝而不驕霸者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以重者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也管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于會稽勝齊于艾陵

為黃池之遇無禮于宋遂為句踐禽於魏惠王伐楚勝齊

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後子外身布

冠而拘于秦鮑曰拘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

王破宣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徙兩周之疆而

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

不能為尾恐有後患如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于

九十言止于九十里者居其半也高注鮑注皆誤此言末路之難武王病醫扁

鵲見之武王示以病扁鵲請治左右曰君之病在目之非

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目不眈目不明武王以告扁

鵠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

之使以此知秦國之政也則一舉而亡國矣

秦策式三按扁鵲黃帝時

之醫後之善醫者遂以扁鵲爲號史記云扁鵲治趙簡子病簡子卒于元王元季丙寅距此一百六十餘季則非一人明矣史記云扁鵲勃海郡鄆人姓秦名越人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是名字難攷也徐廣曰鄆人當爲鄆人鄭縣屬河間揚子恣言十曰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是里居難攷也讀古書者如此類存疑可矣

秦以芊八子爲宣太后聽政

八子婦官名

宣太后之同父弟曰

芊戎爲萼陽君新主之同母弟顯爲高陵君市爲涇陽君

索隱云涇陽君名惲馮也後涇陽君爲質于齊索隱云名市是秦紀葉陽君名惲見後五十三季

而魏并

宣太后之異父弟也以立新主有功宣太后以并爲將軍

衛咸陽

穰侯傳

趙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鸞之山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殆無顧天下之議矣晉舜以舞化有苗禹袒入裸國欲以要功也王其遂行之趙王曰吾不疑也愚者所笑賢者戚焉戚造通世家作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是時國人皆不欲公子成偁疾不朝趙王使王孫緜請之曰家聽于親國聽于君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行政先信于貴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公子成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  
川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  
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儀型也今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不可縵還報趙王乃自  
往請曰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曷以聖人觀  
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被髮文身袒臂左衽甌越之  
民也黑齒雕題緹冠鉞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  
也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  
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于已而不非者公于



求善也今吾國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  
之利自恆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林胡  
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  
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

東胡林胡

樓煩名三胡

秦韓之邊先是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係屬吾

民引水灌鄗微社稷神靈則鄗幾于不守先君醜之故寡  
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公叔惡變  
服之名忘鄗事之醜非寡人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  
服明日服以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趙策趙世家

楚伐韓圍雍氏韓公仲朋告急于秦秦主新立太后楚人不可救公仲朋是時因甘茂茂乃爲韓言于新主曰公仲方恃有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轂公仲將仰首而不朝公叔將以國南合于楚楚韓爲一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

新主曰善乃下師于轂以救韓楚解圍而去

楚圍雍氏之事韓世家集

解引徐廣注甘茂傳索隱引劉氏注已不同近儒徐氏紀季統箋以甘茂傳之事屬之赧王十五季不知甘茂自秦奔齊事在九季安得十五季有甘茂請救韓之事其誤明矣梁氏史記志疑以爲楚圍雍氏止有一役在赧王九季秦昭元季甘茂未奔齊之時于甘茂傳雖合而于韓世家之文究不可解陳氏紀季集說尤不足信據馬氏釋史楚

國雍氏有三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季秦韓敗楚屈匄于丹陽楚王怨韓而圖雍氏在報王三季其二則秦武王以昭王新立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于秦與甘茂傳所言即此役也其三則韓襄王十二季公子咎與韓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報王十五季今從馬說

乙卯

九季春正月秦王卽位

後漢昭亦曰昭襄

秦使向壽平宜陽守之又將伐韓韓公仲朋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可鑒也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謂必可以獲封今公與楚以解口秦地名封令尹以桂陽史作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知公仲將遂其徒以私闕于秦願公孰計之向壽曰我合秦楚非以當韓也爲我告公仲

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曰願有復于公公孫奭黨于韓

甘茂黨于魏故王不信之今秦楚爭疆而公黨于楚是與

公孫奭甘茂同道也人皆言楚之多變而公信之

信策作必義同

也作必也是謂必無變自爲責也責策作貴今從史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則無禍矣韓先以國從公孫奭後委國于甘

茂是韓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仇也

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蘇代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

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

得也蘇代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于楚此乃韓之寄

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在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譏楚

以收韓此利于公譏策與史作過徐廣曰一作適今定作適向壽曰吾何利蘇

代曰甘茂欲以魏收齊公孫奭欲以韓收齊今公取宜陽

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舉是公孫奭甘茂無

事也未幾甘茂竟言于秦王以武遂歸韓向壽與公孫奭

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是怨讒甘茂已而秦王疑甘

茂之以武遂解于公仲朋也杜聃又謂秦王曰韓朋願因

茂以事王秦王由是大怒甘茂

韓策甘茂傳季表韓襄王六年

秦嚴君檇里疾將伐衛攻蒲蒲守恐請胡衍謀之胡衍爲蒲謂檇里疾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賴矣

利賴猶

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伐蒲

蒲恐亡衛必折而入于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于魏魏必彊魏彊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舉公檇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檇里疾曰善于是遂解蒲而攻衛策檇里傳合纂據傳解蒲在擊皮氏之舟故編此衛嗣君十九季

秦相甘茂嚴君檇里疾連師會楚師伐魏攻皮氏翟章連

師救之

此句見水經注引紀季

未拔客說楚王曰秦楚攻魏魏王之

恐見亾也必合于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納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地于王王復與攻魏可也楚王從其計乃背秦與魏魏納太子于楚秦王果欲許楚城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楚欲納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亾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而爲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楚王許之乃出魏太子于是甘茂樗里疾因約魏以攻楚楚王聞之恐請楚之仕秦者屈蓋爲楚和于秦甘茂謂秦王曰

說于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嚮魏王不如使魏制和  
魏制和必說王不惡于魏則割地必多矣秦王從之是役  
也甘茂畏向壽公孫爽之讒不敢歸秦遂奔齊由是嚴君  
楊里疾獨相秦秦策魏策魏世家甘茂傳季表秦紀參定  
楚懷王二十三年魏襄王十三年依水經  
注引紀季襄王十二年翟章  
楚師救皮氏十三年城皮氏

蘇代爲齊使于秦甘茂遇之謂蘇代曰吾聞齊之貧女徐  
吾與富女李吾會織李吾欲去之徐吾曰妾以無燭常先  
至爲子埽室布席子之燭明照四壁可分我餘光無損子  
明今臣棄于秦妻子在焉君苟以餘光振之振賑同願爲  
恒也

周季編略

卷八上 魏王

美

散居遺書



足下埽室布席也蘇代曰請重公于齊既致使于秦因說

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秦繁世矣自轂塞至鬼谷

史

谷策作谿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

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如重其贄厚

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

史鬼谷策作槐谷

終身勿出天

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乃以相印迎之于齊甘茂不往蘇

代謂齊王曰秦以上卿迎甘茂甘茂德王之賜願爲王臣

若不厚以畱之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彊秦之

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秦因復甘茂之家以

市于齊

秦策甘茂傳列女  
傳齊湣王八年

齊孟嘗君文得合從齊王欲爲從長忌楚之與秦合乃遣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秦惠王歿武王立張儀忝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公孫衍善乎魏楚事秦韓魏恐亦因樗里疾公孫衍求合于秦由是燕趙亦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令于天下則王名成矣王遠諸國伐秦則破秦必矣且王欺于張儀亾漢中地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

怒今乃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于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于羣臣羣臣議不同昭雖曰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厭恥必將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厭恥于諸國王不如淡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可以求地于秦矣秦破韓宜陽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宜陽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爲塞所欲報德莫如楚臣以爲其事王必篤韓公子昧爲齊相齊韓交善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秦王不敢棄疾今又益以楚之重樛里疾必言于秦王復與楚之侵地

矣于是楚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楚世家載此于懷王二十

季徐廣以秦復歸武遂攷之知其季之錯今據通鑑大事記編于此世家文多錯譌并正之

趙王略中山地至甯葭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趙王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釁之齊約諸國并致胡兵命代相趙固主之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季

丙辰十季彗星見

季表秦紀

趙攻中山趙紹將右軍許鈞將左軍公子章將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攻取丹邱陽陽鵠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季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拜誅之武王之母惠文

后惠文出武王后于魏王之諸兄弟不善者皆殺之秦紀

合纂秦昭王二年魏襄王十四年

魏襄傳云惠文后先武王成謀

秦厚賂楚楚乃背齊而合秦楚之禍自此始楚世家懷王二十四年齊

九季

楚迎婦于秦秦迎婦于楚楚世家季表合纂

齊使甘茂于楚楚王新與秦合婚而驩秦聞甘茂在楚使

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于秦楚王問于范蠡曰寡人欲置

相于秦孰可策蠡作環史記索隱引策一作蠡徐對曰臣廣曰一作蠡非作干象亦作于象

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

舉下蔡之監阿也

策下作上

以苛刻聞于世

史作以苟賤不廉聞于世策作苛廉

甘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舉茂相秦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

于越越亂而楚南塞瀨湖

史瀨湖作厲門

郡江東

策郡作野

今王知用

諸越而忘之于秦臣以王爲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莫

若向壽向壽之于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王

必相向壽于秦則楚國之利也于是使人請相向壽于秦

秦卒相向壽而甘茂不得入秦

楚策甘茂傳韓非內儲說下合集

丁十一季秦王冠秦昭王三季

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楚世家懷王二十季

齊使甘茂于魏魏相翟疆卒客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將

相者公子勁也鮑云秦人勁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則楚輕矣王

不如與齊約相甘茂于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于齊齊魏交惡必爭

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賈首之仇也鮑曰賈首言欲易取其首而

魏秦之交必惡又將交重楚也此計不行甘茂卒于魏楚策

甘茂傳

合纂

戊午十二季彗星見

季表  
秦紀

齊孟嘗君文達師會韓魏之師其伐楚以其負從約也楚

王使太子橫爲質于秦以請救秦遣客卿通將兵救之三

國引兵去

國策世家通鑑合纂齊湣王十一季韓襄王九季魏襄王十六季楚懷王二十六季秦昭王四

季

趙攻中山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三季

秦取魏蒲阪陽晉封陵

季表魏世家合纂紀季作晉陽封谷

秦復取韓武遂

韓世家

己未十三季魏王韓太子嬰如秦魏王朝秦王于臨晉韓太



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季表秦紀魏世家參攷隋晉秦紀佗應亭魏襄王十

七季轉襄王十季秦昭王五季

秦大夫私與楚太子橫鬪楚太子殺之

歸楚世家懷王二十七季

齊孟嘗君田文先爲從約以楚之負約而未成魏韓遂服

于秦至是欲復約之公孫宏曰君不若使人先觀秦王

先作意者秦王賢主邪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

者秦王不肖主邪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文曰善願

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王聞之而欲醜

之以辭謂公孫宏曰辭之地大小幾何宏曰百里秦王笑

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難人也今孟嘗君之地  
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乎宏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  
秦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宏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意則不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如此者  
三人治可爲管商之師能致主于霸如此者五人萬乘之  
主辱其使者使者必死必以血污其衣如臣者七人秦王  
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容諒寡人之  
意也宏傲諾由是齊秦之交定

齊策曰魏不侵合  
蘇齊謂王十二卷

齊孟嘗君文之掌門曰張祿說孟嘗君文曰衣新而不

倉廩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知之乎孟嘗君文請其說張  
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孟嘗君文以張祿爲貧厚  
饋之張祿辭未幾復見孟嘗君文問其何以辭所饋張祿  
曰以此稱士則衣敝倉虛百孟嘗君文曰爲之奈何張祿  
曰秦四塞之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書寄祿以通  
秦王孟嘗君從之往而遇俳道孟嘗君文之賢于秦王之  
時秦王奉千金以遺孟嘗君文孟嘗君文曰此張生之所  
謂衣新不舊倉盈不虛者也

說苑  
善說

庚十四季日有會之晝晦

表秦  
紀

秦蜀侯煇祭山川歸胙于秦王後母嫉之加毒以進秦王

大怒使司馬鎰賜煇劍遂以蜀爲郡

季表萇陽國志秦昭王六年

秦伐韓取穰韓請平于秦

季表世家韓襄王十一年

秦庶長負齊將匡章會韓魏之師同伐楚楚使昭雎唐昧  
連師禦之軍相距六月不戰楚王命昭雎速擊秦昭雎不  
欲使桓臧謂楚王曰戰不勝秦秦必進兵而攻如勝秦三  
國惡楚之彊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浹攻楚而勁秦秦王  
怒于戰不勝必悉起兵以擊楚是王與秦相敵而以利三  
國也王不如益昭雎之兵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

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也秦楚合三國可定也齊王  
令周取趣匡章速戰辭甚厲匡章謂周取曰殺之免之殘  
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  
得此于臣已而與楚人夾泚水而軍

泚舉本據何義門說改泚

匡章合

人視水可絕者楚人射之不得近有芻于水傍者告齊侯  
者曰水淺淡易知也兵盛則水淺矣所飭守者皆淡水也  
候者蔽芻者與見匡章章甚喜乃練卒夜襲楚軍之盛守  
者楚師奔三國之師從之大敗楚師殺其將唐昧

史禮書云兵怠

于坐涉唐昧从易坐涉葢非地名謂遺坐之淺而敵所涉者與

斬首二萬取重耶

楚策季表秦紀

齊魏楚韓世家呂覽處方水經注二十九卷合纂齊魯王  
十三季魏襄王十八季楚懷王二十八季齊宣王  
楚受伐矣由楚之負從約以取禍也齊表云與秦擊楚使  
公子將大有功公子滿作章子呂覽水經注可攷而據  
趙攻中山中山君奔齊季表通鑑合纂中山于此季已失  
策曰秦伐韓故中山凶指取穰而言也魏策中山恃齊魏  
而輕趙齊魏伐楚而趙凶中山指取重耶言也通鑑于是  
季善中山君奔齊與策語正合史記秦紀于秦昭王八年  
云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於齊此中山君歿之季非奔齊之  
季也趙世家于惠文三年齊滅中山季表于惠文四年書  
與齊燕共滅中山是必中山君歿齊後復有未降趙之邑  
其子若臣復守之至惠文三年趙與齊燕共分其地而中  
山始盡滅與呂氏大事記據魏策于下十九季齊魏伐楚  
于滅中山之壽固失之燕策吳  
注疑策與季表之誤亦未是

趙王使周紹胡服傅少子何

紹史作紹此依策

謂周紹曰寡人始

行縣過番吾人皆稱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

食而求見子以病辭人有言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

寡人以子之智慮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

寫猶宜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

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吾

子周紹曰立傅之道六智慮不躁達于變身行寬惠達于

禮禮當作仁威嚴不以易其位重利不以變其心恭于教而不

怙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請王憂掄之趙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趙策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五年何生已十季立傅以教之何母

適于是

率卒

秦蜀郡守李冰鑿離畢以避沫水之害

離畢水經注作瀾崖河渠書作離產

穿郫江檢江支流過成都中以行舟且灌田于是蜀沃野

千里號爲陸海

河渠書溝洫志水經卷三十六魏陽國志大事記合纂陽志以爲秦孝文王時事

與此  
歧異

初魏西門豹議發民鑿渠引漳水灌鄴田民以煩苦不欲  
事中止豹曰今雖苦我百歲後恩我當卒成之及是時魏  
王與羣臣飲酒酣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對曰賢  
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魏王曰令吾臣皆如西



門豹之爲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可引以灌鄴田豹謀之而不  
成不可效也魏王謂史起曰何不爲寡人成之起曰臣恐  
王之不能爲也臣爲之民必怨臣大者次則藉臣臣雖  
死藉願王使它人遂爲之也魏王曰諾使爲鄴令往爲之  
鄴民果大怨欲藉起起不敢出而避之魏王乃使它人遂  
爲之水已行民大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兮爲史公決漳  
水兮灌鄴劫終古所函兮生之稻粱

左思魏都賦西河斷其將史起灌其後則

引漳之事二公皆有功此參河渠書漢志呂覽樂成大事記台集

辛酉十五季秦相樛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相

秦昭王七季依樓緩傳是

季表云魏特相萬也并相在昭王十三季

秦王使母弟涇陽君市爲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文孟嘗君文將入秦竇客止之者十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文曰人事吾已知之矣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固將以鬼事見孟嘗君文見之蘇代曰今日從淄上來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梃子以爲人歲八月洪雨下淄水至則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西岸之士敗則歸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子以爲人洪雨

下淄水至流子而公未知所止息矣秦虎狼之國也君往

如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文乃止

依齊策齊

世家孟嘗君傳季表穰侯傳合謀齊湣王十四年大事記依系紀在將一季失之也土偶人比齊魯君故曰西岸姚

故曰東國

東都君與西都君有隙西都君欲和于楚韓東都君聽齊  
明言恐西都君之與楚韓寶將令楚韓求地于東都使人  
謂楚韓曰西周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  
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且促我攻西周也及東都  
與西都戰韓救西都東都君又使人謂韓王曰西周故天

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勿進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

寶可盡矣

依東周策周紀大事記編此見周之所以亡也呂氏曰本紀載于楚圖雍氏韓徹甲與之券今

從之皇極經世書于八季不知楚圖雍氏非一役也

韓太子嬰卒公子蟻蝨公子咎爭爲太子

蟻蝨亦作幾瑟

國亂公

叔爲公子咎援齊師至中庶子彊謂蟻蝨曰不若及齊師

未入急擊公叔蟻蝨曰不可戰于國中國必分彊曰事不

成身必危何以圖國之全爲蟻蝨不可齊師入蟻蝨遂出

奔楚冷香謂韓咎曰

此韓咎非太子咎

蟻蝨亡在楚

此言亡在楚非實于楚也

楚王欲納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

王第萬室之都于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禦之公必將矣  
公因楚韓之兵率蟻益以納之其聽公也必矣則公必受  
楚韓之封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公叔以計沮之蟻  
益終不得歸

韓策韓世家合纂韓襄王  
十二季楚懷王二十九季

韓因雍氏之圍徵甲與桌于東都東都君患之告蘇代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桌又能為君得高  
都東都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  
相國公仲朋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罷于兵  
倉廩空攻之以饑約一月拔今圍雍氏五月不拔楚王始

不信昭應之計矣而公乃徵甲與粟于周是告楚病也楚將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朋曰善然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朋怒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于韓秦必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韓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朋以爲然遂與高都

周策振入西周

據史本紀是東周吳注云報王三季十五季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季事

韓公叔藉齊魏以拒蟣蝨蟣蝨居楚欲藉楚勢以爲太子鄭彊爲楚使于韓矯命以新城陽人與蟣蝨楚王怒將臯鄭彊彊對曰臣矯與之以爲國也蟣蝨藉此以與公叔爭

國如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命縣于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如不勝蟻蝨蚤不次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

王曰善

楚韓策同楚策彊作申

秦伐楚楚使景缺逵師禦之楚師大敗景缺死秦取襄城

斬首二萬

楚世家季表同秦紀云拔新城卽襄城也

趙攻中山林胡樓煩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置雲

中雁門代郡

趙世家及漢匈奴傳大事記趙武靈王二十六季

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地千餘里燕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郡

漢匈奴傳大事記燕昭王十二季

齊孟嘗君文會魏王于釜邱

紀季

齊王魏王如韓立公子咎爲太子

依韓世家編季表紀季通鑑後一季齊湣王十

四季魏襄王十九季

韓公仲朋數行不信于諸國諸國錮之朋乃不得已復求

委國于楚楚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之而備其反

也朋常杖趙而叛楚杖齊而叛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

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韓策

韓公叔恃齊魏輕秦客謂公叔曰桑舟舟漏而弗塞則舟

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陽侯大海水神

則舟覆矣今公自以



爲辦于辭公

鮑注辨治也猶言治于高侯

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也願公察之

韓策

楚王心矜好高人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王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魏王御宋王駟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國聞之怒旣而思秦師之急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

依賈子春秋漢書郊祀志編賈子此下云齊人

襲之楚師潰懷王適秦郊祀志谷永語末亦云兵起地崩身辱國危故編此

壬戌十六季五月戊申趙王大朝于東宮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以爲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子治國身胡服將

上大夫西北略胡地復欲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于是自詐爲使者入秦觀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追之主父已行出關矣秦人大驚木趙世家趙武靈王二十七年秦昭王八年韓非外儲說左上上云趙主父令工鈞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于此其好奇如此何五季生至是十二歲

故中山君歿于齊秦紀

秦華陽君芊戎連師攻楚取新市齊匡章魏公孫喜韓暴萬連師助秦攻楚方城楚師大敗取唐楚王恐乃使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橫爲質于齊以請平楚策秦紀季表楚世家參定秦楚世

荆楚南... 卷五... 楚策... 世家... 參定... 秦楚世

家書質子于齊一季如齊季齊果受質許平如何復同伐  
楚齊季齊未伐楚何以質子于齊則質子定在此季楚策  
以六城賂與質子爲一時事是也秦紀講以收唐爲取唐  
味大事記因之于此季書虜唐味于齊十四季書殺唐味  
齊後失檢唐色名與新市及六邑共爲八邑與季表同或  
疑十四季十六季爲一事重出者亦非楚懷王三十季齊  
潛王十五季魏襄王二  
十季韓襄王十三季

楚昭雎謂景翠曰公出地以取齊秦恐將因景鯉蘇厲以  
效地于楚則鯉厲將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  
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齊聞之必不求地而合楚齊不求  
地是公善約齊也景翠用昭雎計以告楚王楚王復使景  
鯉蘇厲入秦說秦王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

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懼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  
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王之邊今聞王乃  
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久矣今  
秦楚不懼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  
而亡寡人之願也楚王得書欲往恐見欺不往恐秦怒昭  
雖屈平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百秦虎狼也不可信也以  
椎子子蘭勸其行楚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伴爲王伏  
兵武關劫楚王槐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  
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槐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

方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選而太子在齊齊  
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  
子俱困于鄰國今又背王而立其庶子不宦乃赴于齊齊  
相孟嘗君文欲歸之蘇代告齊王孟嘗君文曰何不置太  
子以市楚之下東國孟嘗君文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  
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蘇代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  
主市曰子我下東國吾爲王般太子不然將與諸國共立  
之如此則下東國可得也齊王乃索楚太子東行五百里  
其傅慎到合楚太子許之乃歸歸而楚人立之乃告于秦

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楚自此言衰秦自此言失信于天下欺人與受人欺者可鑑也

據齊楚策及楚世家編楚世家事在此季季表通鑑大事記同秦紀于昭王十季云懷王入朝留之非也

秦涇陽君市歸齊王復使孟嘗君文入秦秦王以爲相

據

嘗君傳季表在此季秦紀在明季式三按齊秦交合楚受其禍楚不願合從自取之也此時齊已許楚平而秦楚未平孟嘗君入秦意者欲釋楚王而歸之與

秦之誘楚王入武關也警言將合楚以伐韓魏復遣使勸趙攻燕陳軫爲魏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秦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魏而伐趙有趙而伐魏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

所明見也然山東兵弱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

邪虎將卽禽也

卽就

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鬪兩罷而歸

其死于虎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國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鬪兩敝而歸其國于秦智不如禽遠矣今秦欲伐韓魏東闢周室甚惟寐忘之而先攻楚者忌三晉之興合也今秦謂楚王來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魏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魏之不救己必入于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禍卽及矣臣以爲事有可急

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魏  
西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復攻楚是秦禍不離楚而  
優于三晉也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  
出楚王而求多割是秦禍不離楚而利于三晉也願王之  
孰計也急趙王善其言陳軫因說韓王曰秦王欲出事于  
魏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乎秦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惟  
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攻魏  
也欲得魏以臨韓王不察因欲中立魏必怒于韓之不與  
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王不如急發重使之趙魏約復



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魏之西邊非如此山東無以救<sub>凶</sub>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雖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sub>凶</sub>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sub>凶</sub>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然則山東不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sub>凶</sub>矣韓王從其言趙韓魏合爲一遂發兵戍韓魏之西邊秦果不出楚王陳軫于是說燕王曰王能不自恃不惡卑名而事彊事彊而可以合國安計之善也不然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古人稱之以其合兩如一也

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則五人而車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固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能相索者，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人也。願大王執慮之也。且今韓魏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晉秦伐韓而趙伐中山，中山今秦久伐楚，燕必亡，爲王計不

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魏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王善之果以兵南合三晉頃之陳軫謂齊王曰古王者之征伐也欲以正天下立功名也今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之遞罷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秦能危山東山東不惠秦而遞相罷弱終將歸其國于秦此臣所以爲山東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伐不道者而已今秦之伐天下則不然主必歿辱民必歿虜韓魏之目未乾而齊民猶不也非齊親而韓

魏疏也齊遠而韓魏近也今齊將近矣秦欲攻魏絳安邑  
得絳安邑表裏河山必東攻齊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孰  
慮之今三晉已合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卒以成魏絳安邑  
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患齊王敬  
諾果以兵合三晉

依國策吳注編入吳氏以說趙韓燕之  
客皆爲陳軫之旨燕昭王十三年趙武

靈王二  
十七年

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

秦紀索隱曰別封之邑比之  
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

齊令周取使韓相韓擾而廢公叔周取患之曰公叔與周  
君交今我使韓相韓擾而廢公叔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周

君必淡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取行至韓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取固不欲來臣竊彊之周取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彊之也亦爲公也公叔曰請問其說對曰周取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將緩其言以陳之韓王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取不來它人必來來使者無交于公而欲德于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韓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取韓王果不相韓擾韓策後二

十季汎液緩相魏母而母相此周取緩相韓擾而擾不相相與不相時爲之也汎液周取乃白謝其德平公叔魏母何德乎爾台觀之

知人自味味也

十七年春正月楚王卽位

後漢  
項襄

趙王卽位

後漢  
惠文

秦庶長奐連師出武關伐楚楚師大敗斬首五萬取十六

城

季表楚世家秦紀參定楚頃襄王元年秦昭王九年楚世家云取析十五城析別言之與季表十六城之文合

秦紀云取八城殺其將景使八字與殺景使疑是十五年拔襄城事之跋簡卽殺景缺也

秦復以樓緩爲相囚孟嘗君田文欲殺之孟嘗君文使客求解于王之妾媼媼欲得其狐白裘而孟嘗君文先已獻于秦王徧問客計窮莫能對客之取下坐有善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入秦藏中盜裘以獻媼媼言于秦

王得釋卽變姓名而吞秦王後悔使馳傳追之孟嘗君文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計復窮客之居下坐者善爲雞鳴野雞皆應之孟嘗君文乃得脫歸齊王自恨遣孟嘗君文入秦之失計也謝之復以孟嘗君文爲

相孟嘗君傳秦紀大事記參定齊潛王十六季秦紀以此爲明季事以并後事攻之秦紀誤

楚王旣立齊使人索東地五百里慎到曰王明日朝羣臣令獻計楚王從之上柱國子綰曰王出玉聲許齊不與則不信請與之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公東地五百里是公國之半也

常請守之景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求救于秦楚王以三  
大夫計告慎到慎到曰請王皆用之楚王怫然作色曰何  
謂也慎到曰王發子息車五十乘北獻地發子息之明日  
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之遣昭常之明日使景鯉宣言  
求救于秦楚王依慎到計齊不索地此計之優吳注云不  
共戴天之秦常絕之何忍乞哀求援式三按是時懷王在  
秦爲楚君臣者何忍絕秦楚王立秦抱空質說秦之拒齊  
策上相機行之百苦如策言懷王夢而太子歸立  
則秦楚眞不共戴天之仇楚斷不可索救于秦矣

慎到趙人箸書四十二篇其言曰立天子以爲中國非立  
中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



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

威德篇

又曰君臣之道臣有

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

君無爲也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也

民禱篇

又曰善

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心而富民移保子

孫之心而保治移求祿之心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

矣又曰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跖躄之民以

亂也民之治亂在于上國之安危在于政又曰與天下于

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于人大

嫌也潔潔者以爲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又曰能舜

萬鍾之祿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于廟宇不能不弛一容于獨居之餘人情每狎于所

所私也

逸文

慎子言之善者如此

據嚴輯慎子本編

孟嘗君文約韓魏共攻秦敗秦師于函谷秦王謂其相樓緩曰三國之兵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

池韓非子

內儲說上作汜

秦王召公子池而問之池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秦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憎矣三國將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

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憺矣吾恣三城而不講

恣憺也

此又

不講之悔也秦王曰均是悔也甯亾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遂使公子池以三城講于三國方孟嘗君文之初議伐秦也欲偕兵乞食于我西都韓慶謂孟嘗君文曰君以齊助韓魏攻楚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慰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君不如令敝邑陰合于秦而毋偕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敝邑請以君之情告秦王曰辭公非欲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

楚王以爲和敵邑以此告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  
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疆而辭  
世世無患矣孟嘗君文從其計會公子池來講遂罷兵三  
國之兵旣還秦悔割地于韓魏亦不果出故楚王魏襄王  
二十一年

年韓襄王十四季依周策季表世家列傳編通鑑載此事  
于楚懷王卒後而據周策及孟嘗君傳云孟嘗君欲合秦  
出楚懷王以和則通鑑誤也韓慶孟嘗君傳作蘇代此據  
周策式三按秦之疆未有能抑之者孟嘗君有此秦舉非  
它人所能及也舊史或議其至函谷而建反豈  
知秦之疆函谷未易入哉孟嘗君不貪管是也

三國攻秦反我西都恐魏之偕道也遣客謂魏王曰楚宋

不利秦之聽三國也

吳本策聽作德此  
依鮑注聽謂順從彼且攻王之取以

利秦魏王愬合軍士設舍速東

西周策

趙攻中山扶柳

趙策與三國攻秦事相聯

韓公叔將殺蟻穀宋赫謂公叔曰蟻穀之能爲亂也內得

父兄而外得秦楚也

大事記云公仲主蟻穀扶楚秦公叔立咎扶齊魏

今公殺之

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

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蟻穀也公不如弗殺蟻

穀伯嬰恐亦必陰保于公韓大夫不能必蟻穀之不入也

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扶蟻穀以塞伯嬰伯嬰外無

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取必不能爲亂矣此便于公

韓策

河渭絕一日

據季表編舊史合此事  
于三國伐秦中誤也

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

是時惠文王祇十三歲勝爲王之  
同母弟季不過十一二歲武靈王

或寵而封之難言其必無此事季表云以公子勝爲相封  
平原君武靈王昏昧不應至此故此季祇書封勝而已書

爲相于  
五十季

甲子十八季趙主父行新地遂出代遇橫煩王子西河而致

其兵

趙世家惠  
文王二季

故楚王槐自秦逃歸秦薨之遮楚道故楚王乃從閒道至

趙以求歸適趙主父在代趙王新立不敢納故楚王故楚

王又欲吞魏秦人追及之以歸故楚王遂發病

楚世家楚  
頃襄王二

季秦昭  
王十季

齊韓魏三國方睦趙宋猶附秦客謂周取曰仇赫相宋將  
觀秦之應趙宋而敗三國三國不敗將以趙宋合于三國  
而孤秦亦將觀韓魏之于齊也三國不固則將以宋敗三  
國三國固則貸宋于三國公令齊王謂韓魏之王曰欲秦  
趙之相貸乎何不令周取兼相韓魏示之以不可離則秦  
趙必相貸以合于王也周取從其計乃相魏既相客復爲  
取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  
陰勁趙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欲先合于齊秦齊爭趙事

尚未成王宜令周取往合齊趙不然秦必以兵急之急則

齊將見伐魏不能依齊矣

本周策孟嘗君以五國伐秦宋趙與三國之交合也此據策鮑

注在十八季吳注十七季

丑乙十九季彗星見

季表秦紀

故楚王槐死于秦秦歸其嚙于楚楚人憐之謚曰懷諸國

由是多不直秦

楚頃襄王三季秦昭王十一季司馬遷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求忠以自爲舉

賢以自佐然入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象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及子蘭兵挫地削身客死于秦此不知人之禍也

楚屈平既以造憲令見譖于上官懷王入秦禍由子蘭勸



行屈平痛懷王不反愾之而子蘭不自責以是亦妒屈平至是楚王以子蘭爲令尹子椒爲司馬椒黨于子蘭遂其上官譖屈平于楚王楚王放屈平于江南屈平乃作漁父問答之辭其辭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濱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凝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漱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而葬乎江魚之腹中耳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既而復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胸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刑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弄度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曠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鼓兮雞鶩翔舞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  
所賦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  
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  
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葍不可避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  
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  
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隕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鎔兮定心處  
志余何畏思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人心不  
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恣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于昆懷后自投汨羅以死屈原傳新序節士潛夫論明閻  
王注楚辭大事記合纂屈原君

死亦死所謂當  
仁不讓于死也

楚與秦絕楚世家

齊韓魏以秦之悔割地不出楚王而致之死也復合趙宋  
其伐秦至鹽氏秦與魏河外及封陵與韓河外及武遂五  
國之兵乃還秦以失信而失地可鑑也大事記以此卽十  
七季事攷周策秦策言三國攻秦是十七季

周季編略

卷八上 報玉

室

歐居遺書

事此則五國也齊韓魏世家及季表皆分爲二事秦紀于  
十七季之役不書于此事則詳書之以并季實未出地也  
齊滑王十八季魏襄王  
十三季韓襄王十六季

趙主父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還行賞大赦置酒脯五日

齊燕亦其分中山之地季表載此事于明季試主父之後非也此據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季

燕昭王十六季

趙主父封太子章于代號曰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李兌  
謂肥義曰公子章黨眾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  
得必有陰謀子胡不傳政于公子成毋爲禍梯肥義曰管  
者主父以王屬義也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諺曰死灰復生

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能全吾身乎李兌曰子勉之矣  
吾兒子止今季百

趙世家

趙封齊孟嘗君文以武城孟嘗君文擇舍人以爲武城吏  
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俗車者馳之俗衣者被之哉皆對  
曰有之孟嘗君文曰文甚不取也夫所俗衣車者非親友  
則兄弟也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敝也今  
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  
木毋發屋室可全而歸之楚亦以邑封孟嘗君文孟嘗君  
文出巡楚登徒直使送象耳牀不欲行謂公孫戊曰象牀

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與妻子不能償足下能使僕無行  
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戍許諾入見曰鄰國所以皆致相  
印于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是以小國  
英傑之士皆以國事屬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至  
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願君不受象牀孟  
嘗君文許諾戍趨出未至中閭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  
志之揚也戍以實告曰臣有三喜門下莫敢諫臣獨諫一  
喜諫得聽二喜以此得寶劍三喜孟嘗君文曰善受之因  
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捷入

諫趙策齊策合纂北堂書鈔百

三十三引策作象耳牀從之

魯侯旅諡曰平子賈立

魯世家二十二年帝王世紀云元乙已終甲子則二十季矣通

鑑大事記書于壽季與諸說又異

依法于此季漢元丁未終乙丑

魏王嗣諡曰襄子邀立

襄亦作襄哀辯見壽顯王三十四季秦立公子政爲太子見壽

其二季索隱引世本云昭王名邀政邀

其二人與抑政邀一人二名與侯攷

韓王倉諡曰襄子咎立

襄一作襄哀見漢書附侯傳



周季綱略卷八上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赧王八中

丙寅二十季春正月魯侯即位

後諡

魏王即位

後諡

韓王即位

後諡

趙人以樓緩之相秦爲不利于趙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  
毋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交謂仇液曰秦不聽公樓子  
必怨公公不若謂樓子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

魏冉之不急將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

冉固德公矣仇液從之秦迺使樓緩免相以穰侯魏冉爲

相秦昭王十二季趙惠文王四季表紀同又見趙策穰侯傳宋交見史索隱或作宋突宋公仇液或作机郝仇赫

楚饑秦與楚粟五萬石以賑之欲以小惠解其不共載天之仇也以秦紀編楚頃襄

王四季

趙主父與趙王遊沙邱異宮公子章與田不禮謀作亂矯

傳主父令召趙王先是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營

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自今有召王者必告我恐章

矯令作難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至是肥義

先入章殺之卽與趙王戰公子成李兌起兵拒難章敗忝  
入主父宮主父閉之成兌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  
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宮卽解兵吾屬夷矣乃  
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不得出  
又不得食撲雀穀食之三月餓死諡曰武靈初主父以長  
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恣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  
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憐章之北面于弟迺封章旣而又  
欲王章于代未決而難作

趙世家是時惠  
文王季十六歲

燕王以樂毅爲亞卿毅魏文侯將樂羊之後也世居中山

趙武靈王滅中山毅爲趙臣因武靈沙邱之變去趙適魏  
爲魏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毅旣爲  
卿燕王問以治道對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  
不怨是存大業于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之  
量務以天下爲心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  
相符則大業定矣

依毅傳夏侯太初論大事記編毅傳言  
爲亞卿在齊助趙滅中山後從之燕昭

王十  
七季

秦馭鎔攻魏襄城

季表魏  
世家

魏王問于田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

易有諸乎田詘曰臣之所學也魏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  
詘曰宋有功而知其聖者是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  
知舜者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  
敢問王亦爲堯耶魏王無以應呂覽審慮論衡知實合莫  
呂氏謂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言臣之所學蓋  
聖耳王氏謂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言臣之所學蓋  
其實也式三謂古人聖不自聖後儒自聖其互相標榜者  
則曰真爲則真聖是皆田  
詘之聖耳呂王已議之矣

二十一年秦向壽伐韓取武始

秦紀昭王十三  
年韓釐王二年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段喬爲司空  
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忝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

臣之父願委之先生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左  
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是其大也而能無有辜戮者未嘗有也子高出段喬使人

夜解其吏而出之未幾秦左庶長白起擊韓新城秦紀起  
傳呂覽

開春台編左庶長紀  
作左更白起鄉人

秦敗魏師于解季表通鑑魏  
昭王二季

趙以鄭易地與燕見趙世家徐廣曰皆屬涿郡鄭音  
莫趙惠文王五季燕昭王十八季

秦五大夫呂禮奔齊魏毋所逐也秦紀穰侯傳合  
纂紀云奔魏

秦以任鄙為漢中守備楚也鄙以力事武王以孟獲舉鼎

事中廢至是魏拜復舉之秦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樽里

秦紀

樽里傳白起傳任鄙卒于下矣西見季表今不書楚頃襄王五季

齊田甲作亂劫齊王齊相孟嘗君文奔齊王復召孟嘗君文舍人魏子之力也魏子先爲孟嘗君文收邑所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居數季人或毀孟嘗君文爲亂適田甲事起王意疑孟嘗君文孟嘗君文奔魏子所與與之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文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其事王驚乃蹤迹諒問知孟嘗君文果無反謀因召之孟嘗君文既召歸齊心有所



怨于大夫士卒取所書五百牒之怨盡削去之譚拾子之

力也

策譚拾子史  
以為焉驥

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

乎孟嘗君文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

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也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恣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文從之孟嘗君文既歸齊卽謝病歸老于薛就辭

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之則其客馮煖之力也

煖史初  
作驥

馮煖使人屬孟嘗君文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文問曰客何

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文乃置之傳舍十日孟嘗君文問

舍之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可又荆  
綬彈其劍缺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文乃遷之  
妾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舍長荅曰客復彈劍缺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孟嘗君文乃遷之代舍出入乘車矣五  
日又問舍長荅曰客復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家讀  
同姑  
與車  
魚韻孟嘗君文于昆詢知其有老母也乃使人給其食用  
未幾孟嘗君文出記問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責于辭乎  
責債古  
今字 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文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  
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事情于惡開學于先生先

生乃欲爲收責于辭乎馮煖曰願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而行辭曰責畢收何市而反孟嘗君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辭使吏召民當償者悉合券合畢令富給者如要期以償貧窮者悉焚券以捐之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文曰責畢收乎來何捷也曰收畢矣曰何市而反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計君之珍寶積宮中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而反孟嘗君文曰市義如何曰辭民之有餘者臣已與要期收之其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季息愈多急卽逃亾耳終無以

償也臣竊矯君命燒券以責賜貧民燒無用虛責之券捐  
不可得之虛計此乃臣之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文乃  
拊手而謝之至是歸辭民說迎孟嘗君文願謂馮煖曰先  
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  
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于是西至魏謂魏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先迎之者富  
而兵彊魏王從其言往迎孟嘗君文馮煖先驅誠孟嘗君  
文勿受魏使三反孟嘗君文終不往齊君臣聞之乃謝舉  
請反國馮煖復爲孟嘗君文立先王之宗廟于薛廟成還

報孟嘗君文曰三窟已就

國策季表列傳大事  
記齊潛王二十季

燕使樂閒迎孟子軻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軻

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

天下之主也

據孟子外書正篇及  
施樓齋孟子季譜編

戊辰二十二季秦相魏冉薦白起爲左更代向壽將入寇我

東都東都師敗秦復敗韓魏之師于伊闕殺魏將犀武虜

韓將公孫喜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復涉河取韓安邑以

東至乾河遂進兵入寇我西都周取使客至趙請李兌止

秦兵

秦昭王十四季韓釐王三季魏昭王三季周策魏策  
秦策秦紀韓魏世家穰侯起傳合纂先敗東周見魏

策後欲攻西周見西周策白起所以敗韓魏之故見後五十七季白起答范雎語

西都君見魏犀武之敗使相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請免臣之相以相樂見重于秦者使不惡臣于秦周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于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于秦彼不善于公者將誅矣

本西周策編當危難之時其臣猶如此營私則周之衰也有由矣

西都君以秦兵如魏請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西都君反告其母恢以所見魏之圍之樂也恢曰溫圍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恢乃見魏王魏王曰周君怨寡人乎

對曰不怨將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以國爲王扞秦而王不之扞也今將以國事秦合周秦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

韓魏各有上黨周策韓魏易地篇云韓魏兼兩上黨以既易地言之也策注未明魏

王曰然則柰何恢曰周君筮不好小利事秦則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圍周君得以爲辭于父兄百姓而利溫圍以爲樂必不合于秦臣聞溫圍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也魏王從恢言使孟卯致溫圍而許之戍

本西周策編見周君

之怠于國政喜游翫也魏贏金則周虧恢不忠矣

秦王以楚之終不服秦乃遣楚王書曰楚背秦秦將達諸國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

復與秦和

楚世家通鑑楚頃襄王六年

秦以白起爲國尉賞伊闕之功也

起傳

己二十三年楚迎婦于秦

楚世家頃襄王七年秦昭王十五年秦表謀屬趙宋司馬氏曰

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仇善乎荀卿之論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仇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大造白起攻魏取垣魏求和復以垣與魏

見秦紀與白起傳異

魏昭王四年秦紀正義曰秦取蒲阪復以蒲阪與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復與之後秦以爲蒲阪皮氏

魏紀



秦伐楚取宛葉

秦紀穰侯傳

秦丞相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丞相

季表穰侯傳合纂通鑑壽

燭作燭壽胡注云燭姓左傳鄭大夫有燭之武式三按史記本作壽燭下云燭免復相并水經七濟水注引史亦作

燭壽

齊孟嘗君文在薛楚人攻之澹于髡爲齊使于楚還反過薛孟嘗君文令人禮貌而郊迎之謂澹于髡曰楚人攻薛夫子弗憊文無以復侍也澹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于楚對曰楚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楚固而攻之清廟

必危故曰辭不量其力齊王曰嘻先王之廟在焉疾興兵

救之

齊策與上馮煖事相合按孟嘗君自田甲亂後歸老此時不得于齊王

溫人之東都東都不納

鮑注溫時為西周邑綦母恢請之也

客即對曰主人

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囚之東都君使人問之曰子自謂

非客何也辭曰臣少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

故曰主人東都君乃使吏出之

周策

庚午二十四季秦左更鎡伐魏取軹及鄧

秦紀正義秦昭王十六季魏昭王五

季

秦伐韓取宛

季表韓世家  
韓釐王五季

秦丞相壽燭免復以魏丹爲丞相封以穰與陶號穰侯復

以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

秦紀穰侯傳合攷秦紀  
云丹免有戢文以穰侯

是傳爲

趙城南行唐

趙世家惠  
文王八季

辛未二十五季東都君如秦

秦昭王十七季  
秦紀云來朝

韓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

如說成陽君如秦以觀韓事成陽君如不入秦秦韓不合

則王無患矣頃之成陽君如秦

秦紀魏策合纂成秦紀作  
城又作邲策鮑注成陽君

韓人史正義曰古郈伯姬姓之國周武王封弟季載于郈非也韓釐王六年魏昭王六年

韓獻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孟嘗君達韓魏攻秦秦以武遂講韓見韓世家此事亦見季表

及韓世家

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與芑毋謀芑毋因遣張倚詐以鄴事趙使趙絕秦趙王許之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將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芑毋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使者之舉也毋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芑毋由是以詐見重于魏

季表魏策鮑注趙惠文王

九季

魏苾芘入秦謂秦王曰王之土未有爲之中者也

鮑云中猶內應

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頃之秦丞相魏冉達師伐魏苾芘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患因請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河東之地四百里于秦地入數月秦兵未下魏王謂苾芘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

何也也芑芑曰臣有死事雖然臣死則契折于秦契折猶約信毀折也

王無以責秦王赦臣信舉臣爲王責約于秦乃之秦謂秦王

曰魏之所以獻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

入而秦兵不下臣則死人也而山東之士後無以利事王

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

芑芑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芑芑由是

益重于魏芑芑獻地擊齊壤地事見魏策甚詳魏世家云昭王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芑芑以詐見

重穰侯傳云穰侯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地方四百里則魏策魏世家穰侯傳之爲一事可知也國策鮑注以芑芑則

欺趙得地一事爲以詐見重之由固矣于擊齊得地事不言以詐見重之由以篇次聯合不待言也今參攷諸書以

聯合之與季表亦符呂覽應言以苾菲  
所獻之地爲安邑誤也魏失安邑在後

二  
之五

趙將梁連師會齊師伐韓至魯關下

依趙世家編齊  
湣王二十四季

秦王之宜陽 秦紀

秦復取魏垣以垣爲蒲阪皮氏

秦紀索隱云爲當爲易此  
據正義詳二十三年取垣

下

壬二十六季秦丞相魏冉大毆造白起客卿鎡伐魏至軹

取六十一城

季表魏世家穰侯傳參攷秦昭王十八  
季魏昭王七季史紀此事之季多錯

孟子軻卒季八十四憫列國之不行仁政曰民之歸仁也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天下之君苟不志于仁終身息

辱以陷于死後果如其言

據孟子語及孟子

西

二十七季蘇代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

兵燕趙之眾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雖五燕弗能當王

何不陰使游士頓齊兵敝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

人五季寡人得志矣

假暇通寬俟也

蘇代曰請假十季燕王說奉

蘇代車十五乘南使于齊至齊見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

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策也臣聞古之王者必誅

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

人展其臂強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



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

十里于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不爲齊王曰善

本燕策編

燕昭王二十四年  
齊湣王二十六年

冬十月秦王自偁西帝恐齊之彊而不聽也乃遣魏持立  
齊王爲東帝約與其伐趙齊王以問蘇代代曰不聽是悞  
秦也聽之是悞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遽偁也以爲  
天下秦偁之天下安之王亦偁之未晚也秦偁之天下惡  
之王因勿偁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齊秦立兩帝王以天  
下爲尊秦乎抑尊齊乎齊王曰尊秦代曰釋帝天下忘秦

乎抑恣齊乎齊王曰恣齊而憎秦代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曰伐桀宋利曰願王釋帝以收天下背約擯秦而王以其閒舉宋得宋而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敬秦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也于是齊王偃帝二日而偃王伐宋之心定矣十

二月秦帝亦復偃王

齊策齊世家季表韓非子合纂秦昭王十九季

秦攻趙拔樓陽

趙世家惠文王十一季季表作桂陽通鑑作杜陽

趙使董叔連師助魏伐宋魏以河陽與趙

依趙世家編李鐵君尚史于是

季表書滅宋事不可從宋王偃四十一季魏昭王八季

甲戌二十八年秦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秦紀昭王二十季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魏昭王九季依季表魏世家編通鑑譌作攻趙

趙將梁遂師伐齊

趙世家惠文王十二季齊湣王二十七季

惠盜惠施之族人也

淮南子盜作孟

見宋王宋王蹠足齧欬疾言

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

寡人惠盜曰臣有道于此使勇者刺之不入有力者擊之

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盜曰

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知也惠盜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  
有道于此使人本無此志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刺擊之志也未有恣利之心  
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恣利之此  
其賢于勇有力也四紘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  
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盜曰孔墨是也孔子墨子無地而  
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願安利  
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  
其賢于孔墨也遠矣

賢多也

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

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文子道德篇列子黃帝篇呂覽順說篇淮

南子道德訓無季可攻附于宋滅之壽

秦牡馬生駒

秦紀徐注又漢書五行志引史記云牡馬生子而攻與徐注合

乙亥二十九季趙使韓徐逵師伐齊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齊潛王二十八季

齊辭君田文弄魏魏以田文爲相

魏昭王十季觀下言魏王挾故辭君以爲相此

事在宋未滅之壽史言潛王滅宋驕而逐辭君非也

齊趙搆怨齊欲伐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求援于趙許李

兌以伐宋功成封于陰李兌說從之秦王以是屬怨于李

兌謀伐趙李兌乃合韓魏燕齊五國之兵其伐秦無功

天下之兵于成臯而陰講于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聞之不說有齊客說魏王曰三晉雖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秦逐李兌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其死也今李兌留天下之甲于成臯而陰鬻之于秦已講則令秦伐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曷不用所以事趙者事齊乎王之事趙也嘗身朝邯鄲又以河陽姑密歸之若王能事齊無入朝之辱割地之費齊與王故相親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割二都割河東盡效之于王也

事見壽十七季十九季

自此之後秦攻魏齊未嘗

不至于王之境也請問王所以報齊者何如乎韓珉處趙王以此疑齊之私秦今王挾故辭君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顧可以反疑于齊乎魏王聞此言陰背趙而合齊蘇代以齊之不欲講于秦也謂李兌曰天下微而事秦秦必據宋魏毋必如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毋如則陰不可得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有苛約者以四國攻之若不堅約而講臣恐與

國之大亂也天下事秦秦王據中國必將求利于三晉天下事秦秦王必將納韓珉于齊納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天下事秦秦王與齊趙三疆國相親必將據魏而求安邑

通鑑書獻安邑于魏不待伐掇安邑以益秦

掇策作抱古聲同通

也

秦得安邑之饒勢勝于趙天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

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不至一二月必破此皆不

利于趙何暇言得陰乎故曰必不講于秦則陰得矣李兌

曰善乃絕和于秦而收齊以成取陰之約

趙策大事記韓釐王十年燕昭

王二十六季秦昭王二十一季



齊既援趙欲伐宋復使蘇代宋郭冷向說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畏齊秦之合亦必割地以交于王矣齊恐亦由是重王則向之使攻宋也將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齊之攻宋乎蘇代謂秦王曰齊疆輔之以宋則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齊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是齊亦事秦矣秦王以爲然許之魏王聞蘇代宋郭冷向之合齊秦也欲講于秦有客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疆者六國也兼宋之敝而與齊王爭得者楚魏也請齊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齊

獨舉宋齊之伐宋也請剛柔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  
殺之不爲仇者也齊王與之講以取地旣得地又以力攻  
之期于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將用此  
于王矣先劫王以得地已得地又將以力攻王又必謂王  
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將收齊以東索于王秦嘗  
用此于楚矣又嘗用此于韓矣願王深計之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擯秦其次堅約而佯講  
于秦而與國無相仇也王其聽臣必無與秦講天下可令  
伐秦則陰勸而弗散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嚮與國

以自解也天下可令擯秦則爲劫于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豈能免國于患免國于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是免國于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仇國也秦兄弟之國也合仇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言事苦而身爲之也黃帝戰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伐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與奉陽君孟嘗

君韓珉周馥韓徐爲徒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于秦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  
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成而果西臣  
非不知秦權之重也

兵請伐魏疑當作楚兵伐魏  
承上無禁楚之伐魏言也

然而所

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秦策齊策魏策合纂客說魏王  
語鮑吳皆以爲是蘇代爲之

客有說齊王者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惡約結而喜  
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  
藉于權而務于時權藉者萬物之術也時勢者百事之長  
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事能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

得人为则不能割削矣。坚箭利金，不得弮机之利，不能远  
激矣。矢非不钝，劔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勇何以知其

然也。昔者赵氏袭卫，卫八门士二门隳，此亡国之形也。卫

君既行愆于魏魏，主身被甲，底劔。底，砥同。挑赵索战，邯鄲之

中，焉河山之閒，乱卫得是藉也。亦收餘甲，北面残刚平墮

中牟，衛非彊于赵也。譬之衛，矢而魏弮机也。安王二季事。赵氏

既败而愆乞師于楚，以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軍舍林中

馬，飲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蒲本作溝，安王

二十季事。二季事。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墮也。黃

季事

隊黃城

安王二十季事

故刚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有此者何也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疆國罷而好眾怨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而求霸難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疆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晉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

報十二季伐楚報十  
七季十九季伐秦

戰非獨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

而秦楚歸咎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疆也且夫疆大之禍起于上人爲意也弱小之殃起于謀人爲利

也曷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  
義後起則與國多而兵勁是以眾彊敵疲寡也大國行此  
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  
而察交謹靜則四境不叛察交則天下不虞外不虞內不  
叛則穡積朽腐而不勝用幣帛矯蠹而不勝服矣小國道  
此則不祠而福不贊而足矣故曰祖仁者王杖義者霸用  
兵窮者亾何以知其然也晉吳夫差以彊大爲天下先襲  
郢棲越諸侯從之而卒身歿國亾爲天下戮此彊大而喜  
先天下之禍也晉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

恃晉而亾此皆內長詐外不察交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舟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主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伯天下可踰足而須也謂不申也何以知其然也晉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萌人冀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絜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惡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後起則緒戾可趨役也



明主誠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用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車市輸飲食而待死士戰之後死者破家而葬傷者空財而供藥其完者內餽而藝樂費復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十季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彀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大半其甲兵之完具者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不可勝數十季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何以知其然也晉者智伯瑤滅范中行而又西圍晉陽兵之盛也然而

智伯卒身歿國亾爲天下笑者何也兵先戰攻之患也晉者中山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克燕軍殺其將以干桑之國而攻萬桑之國二再戰比勝也比連也而國遂亾其君偪臣

于齊者何也不啻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

可見于壽事矣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歿而兵益弱守不

可拔者其百姓疲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士歿于外民殘于

內而城郭露于境非國之所利也明君之從事也甲兵不

出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

上雖有孫武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

閱百尺之衝折之枉席之上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  
內不爲厚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恃其疆拔邯鄲從十  
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患之衛鞅請于秦王自使  
魏說魏王伐齊楚以成王業先行王服魏王說鞅言廣公  
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以天子之位而魏王處  
之于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  
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舍之當是時秦拱手而受西河之  
外而不以德魏王此臣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  
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詳見齊策式三謂此篇終于贊  
商鞅未爲至論而論窮兵之害

實可為萬世炯鑒策本以為蘇秦之言鮑改為蘇代吳氏  
謂蘇代撤齊為燕豈能勸齊後戰則非蘇代之言明矣吳  
氏謂此言在滅中山後滅宋齊此士之明  
已逆知播王之必敗矣今依吳氏編此

齊伐宋宋王聞齊師起使人候之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  
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  
疆齊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殺之又使人往候焉使  
者還報如齊宋王又怒而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  
候之使者謂其兄曰國危甚矣報其情必不報情又恐必  
將若何其兄為之謀乃報于宋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  
宋王大喜賜之金及齊師至宋王偃出奔魏死于溫

荀子  
王霸

國不特是以持之則大危及其葉也索爲匹夫不可得  
知其爲不善之至于此也是僂謹蘇呂覽云宋康知必成于僂吾  
亦起兵分其地初宋有崔生鱗策作鱗賈子春秋新序于  
秦亭四作鱗通鑑作鱗于

城之陳使更占之曰小而生且必霸天下宋王喜欲霸之

欲成乃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自謂威服天地鬼神罵

國老諫臣爲無賴之寇以示勇割僂者之背銳朝涉之脛

而所任者唐鞅田不禮呂覽當染篇云宋康王染于  
唐鞅田不禮荀子解蔽注同唐鞅

無恣之吏也宋王謂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

愈不畏何也唐鞅曰王所學盡不善者也善者故不畏也

王欲羣臣之與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舉之宋王由

是殺唐鞅而宋亦隨亡

齊策宋策季表世家呂覽壅塞淫辭賈子春秋合纂淮南子兵略訓

云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擗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殺無辜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其大焉夏桀殷紂晉厲宋康四君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此大倫之所不取也

齊之攻宋也燕王使張魁將燕兵從焉齊王殺之燕王泣數行下召有司謀之欲報齊凡繇曰王痛先王而猶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攻齊則視魁急于先王乎燕王悟乃縞縵避舍于郊遣使于齊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舉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國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

此敝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夏請舉使者行至齊齊王

方歛左右官實御者甚眾

高云官實官長也

因令使者進報使者

報言燕王之甚恐憊而請舉也舉復矜之以左右官實因

發小使令燕王復舍

呂覽行論

初齊使蘇代適魏魏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封秦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

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則秦齊必合涇陽君有宋

地非魏之利也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則

秦伐齊之形成矣于是魏出蘇代代既出適宋宋善待之

及齊舉宋伐楚謀取淮北燕助之蘇代遺燕王書曰足下  
助齊伐宋宋破楚之淮北不能保足下行之將以取信于  
齊而齊忌燕愈甚矣齊今舉宋復取淮北疆于萬乘是益  
一齊也由是并北夷地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益二齊  
也夫以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王若欲轉禍爲福因敗爲功莫如遙霸齊而尊  
之使齊盟于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太上伐秦其次  
擯秦則秦必患之于是使布衣之士以窮齊之計說秦秦  
必伐齊燕王善代言乃召代蘇代至燕謂燕王曰臣聞王



忠報齊身自削甲札后自組甲紼有之乎燕王曰特患國  
敝力不足百代曰齊南攻楚西困秦北與燕戰而又以其  
餘力舉五千乘之勁宋其君之欲已得也其民力竭矣王  
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  
誠有之乎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  
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曷日濟西不役所以  
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  
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亾國之臣貪于財王誠能毋  
恣寵子母弟以爲質出珠玉幣帛以事其左右則齊可亾

燕王聽之

燕策吳注蘇傳大事記參編鮑本策以此告昭王語爲告燕噲語誤

秦使司馬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民募徙河東民居之賜竅赦舉

秦紀

秦牡馬生牛而死

秦紀徐廣注宋板牛作羊

魏相周冼綮善齊以秦魏之合議伐齊亟止之客謂周冼曰魏王以國與先生欲合于秦以伐齊也辭君痛其主之輕忘辭已不顧其先君之邱墓去齊相魏而公獨守虛信不忍伐齊以忿彊秦不可不如請于魏王辭公而入齊周冼從之乃入齊秦王因周冼之入齊令姚賈讓魏王魏王

乃使人對秦王曰魏之所以爲齊通天下者以周取也今取道寡人而入齊魏不爲齊通于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

無齊鼎矣

東周策  
魏策

秦以將呂禮用事于齊嫉害薛君文于齊王至是魏攻齊呂禮連師禦之魏王令薛君文遺魏持書曰文聞秦王欲因呂禮以收齊誠如是齊秦相親以臨三晉呂禮必兼相之是呂禮重而君輕也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秦必將重君以取晉晉亦將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君矣于是魏持言于

秦王秦助魏伐齊而呂禮奔歸秦

秦策秦紀穰侯傳孟嘗君傳大事記合纂穰侯

傳呂禮來當在歸帝爲王之下魏并免相之上也田文遺魏并書在太齊相魏之時意者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乎而以樂毅不謀燕例之義士猶以爲非矣若史記孟嘗君傳遺魏并書在未適魏之時則大謬也抑攷辭君仇秦呂禮爲秦收齊與辭君相嫉正由此齊王明季失國則呂禮之誤齊王不少矣

秦敗韓于夏山

季表

辭君文旣相魏魏王之左右有二樂子者曰陽胡潘于王甚重不爲辭君文辭君文乃召與之博于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鬪謁者言客張季子在門辭君文怫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

爲文也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願其陰謀未聞百辭君文曰惡聞季之不爲文也欲殺之今誠爲文文豈忘季哉告廩人獻千石之粟府人獻五百金騶獻鬯馬二樂相謂曰爲田公者必利不爲田公者必害吾曹何不爲田公因斯競勸而爲之

韓非外儲說右上

丙三十季秦王會楚王于宛

季表世家秦昭王二十二年楚頃襄王十四季

秦王趙王會于中陽

季表世家趙惠文王十四季

初鄒與魯闕鄒有司死者三十三人鄒君問于孟子軻孟子以爲此有司怠下之報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邠君子是奮志改圖會不眾味衣不襍采與不衣皮帛  
馬不入禾菽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舊有息  
雁飼糶之令倉無糶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一石糶吏以  
爲費請以粟飼之邠君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  
不敢惰者豈爲身歎哉奈何以養之也夫君者民之父母  
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粟之在倉與在民何  
擇邠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是故以邠之細  
魯衛不敢輕齊趙不敢脅

孟子對邠君事不知何季以下  
邠君處采取賈子春秋新序刺

奢編  
此

齊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彊請之文摯曰請以死爲王治之文摯故與太子期往不當期至則不解屨登牀履齊王衣齊王怒摯因出辭以重怒齊王齊王叱而起疾遂已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爭之不能得

呂覽至忠齊湣王二十九季

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何士齊王未應尹文曰有人于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是眞所謂士矣尹文曰使若人于廟朝中受侮而不敢鬪王將用之乎曰不

鬪是辱也辱則不以爲臣矣尹文曰見侮不鬪一失也未  
失四行也得四行而失其一王不以爲臣失四行而得其  
一王必以爲臣矣則鄰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  
尹文又言曰今治其民無舉而罰之可乎齊王曰不可尹  
文曰王之令殺人者必傷人者刑民良王之令見侮而不  
鬪是全王令也而王以爲辱是無舉而罰人也齊王又無

以應

呂覽正名孔叢  
子公孫龍篇

初齊東郭有宿瘤女遇齊王出游百姓盡觀而采桑如故  
王召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齊王以



爲賢使後棄載女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  
弄女也大王安用之齊王謝焉女曰貞女一禮不備不從  
于是齊王遣歸使使者往聘迎之齊王謂諸夫人曰今日  
出游得一聖女今至所汝屬矣于是諸夫人盛服而遲其  
至也遲候及至諸夫人皆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齊王慙曰  
且無笑不飾百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飾與不飾  
相去千萬何獨十百也齊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  
相遠也魯者堯舜自飾以仁義安于節儉茅茨不翦采椽  
不斷後宮衣不重采會不重味至今天下歸善焉桀紂不

自飾以仁義造高臺浹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至今天下  
歸惡勇飾不飾相忒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大慙齊王  
以爲后政事多所匡正勇及后死內廷少有諫齊王者

列女傳

六

齊王自滅宋盭驕欲并二周爲天子齊負郭之民狐咍正  
議斲之檀衢百姓不附宗室陳舉直言殺之東閭九族寒  
心司馬穰苴執政亦殺之大臣不親

齊景公時著兵法者  
見威烈王二十季與

此二

燕王曰撫循其民盭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地大

人眾王欲伐之莫若約趙秦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令

趙啗秦以伐齊之利別遣使連楚魏諸國惡齊王之驕暴

皆許之

齊策齊世家通鑑合編燕昭王二十七季魏昭王十一季狐咼古今人表作狐爰呂覽貴直作狐援

呂覽書狐援事甚詳

有白圭者先往中山中山王欲留之辭而公適齊齊王留

之仕又辭公人問其故曰國將亾有五盡勇莫之忠則信

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恣則親盡矣行者無權居者

無會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五者盡

無委必亾齊與中山同

呂覽先識說苑權謀合纂此白圭即孟子書所謂丹治水者與魏文

侯時白圭見貨殖傳與此相距已遠非一人且此言五盡是燕將破齊之言必非出齊篡位時之言揚子法言學行

篇云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是以貨殖之圭治水之丹爲一人古齊難及如此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王曰臣離齊趙齊已孤矣王急出兵攻齊臣請爲王弱齊燕王得蘇代書盡起燕兵使樂毅將趙王亦以相印與毅兵至晉蘇代令人謂齊王曰燕之攻齊欲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敢進則甚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代將而應燕乎夫以蘇代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齊王果使蘇代將蘇代曰臣之于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政舉王使臣戰不勝不可振也

振收也

齊王曰行

矣寡人知子矣蘇代遂將而與樂毅之軍戰敗焉燕得齊

甲首二萬蘇代以其餘兵守陽城而自請舉明日樂毅又  
攻陽城蘇代又使人謂齊王曰毒日不勝非蘇將軍之過  
齊不奪而燕有天奪百今又攻陽城是以天奪自爲常也  
蘇將軍先敗王之兵後必以勝報矣齊王曰善乃復使蘇  
代代齊齊王不聽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甲首三萬旣而  
秦斯離蒙武連師至與三晉師會之于是樂毅以秦韓趙  
魏之師并力直追取齊河東之列城九燕策齊世家趙世家秦紀季表合編  
據齊世家齊表先拔列城九次季敗濟西與趙世家于此  
季言取盡耶次季言齊王敗在事合楚不與伐齊觀下救  
齊可見通鑑是大事  
記治史記誤正之

丁三十一季齊王使觸子將

齊策作向子

禦樂毅之師于濟上

齊王欲速戰使人恥觸子而訾之曰不戰必剋爾類掘爾

壘觸子病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五國兵彘之觸子因以

一彘亾莫知所終達子又收其餘卒以軍于秦周

邑覽注齊城門

名無以賞士卒使人請金子齊王怒不與金達子與

五國兵戰復大敗達子死樂毅于是請秦韓之師先還分

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閒身達燕師長驅逐北劇

辛曰齊大燕小賴諸國之師以破其軍空及時收取其遺

城以自益此長久之計也今過而不攻以淡入爲名無損

于齊無益于我而結淡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  
能謀不逮下癡黠賢良信任詔諛政令暴戾百姓怨懟今  
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  
待彼悔悔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兵齊果大  
亂齊王地出在樂毅入臨淄分美唐之金以與士卒金甚  
多高誘曰美唐  
金藏所在取寶物祭器歸輸于燕燕王大喜如趙遂  
如齊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樂毅爲昌國君子是燕王盡  
收齊虜獲以歸而使樂毅留徇諸城之未下者國策秦紀  
各世家呂  
覽權動通鑑大事記合編燕昭王二十八季齊湣王三十  
季秦昭王二十三季魏昭王韓釐王十二季趙惠文王十

五季通鑑于此季書六月之間下齊七十二城惟南即鑿  
未下諺也承諺者求其卽墨所以五季不下的故尤爲也  
據史樂毅傳五歲乃下齊七十二城後漢書朱雋傳營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季歷載乃能克敵李注引史記五  
季乃下齊七十餘城是也蘇氏古史東發先生日鈔所言  
皆同禮古錄于三十五季書燕樂毅徇齊地數歲下齊七  
十餘城是司馬氏後知其  
誤而不能追改通鑑也

鄒君諫謚曰穆子立穆公之夢百姓如失慈父行哭三月  
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惠行酤家不  
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遊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挾  
珠瑱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替季而後復據三遷志及賈  
于春秋篇合編  
孟子書稱鄒穆公之諫或後人追書之  
觀下拒齊潛事惟穆公之臣能如此也



楚以齊亂取淮北地

季表世家大事記  
楚頃襄王十五季

魯以齊亂取徐州

呂覽首時魯  
滑公十二季

秦王魏王會于宜陽

依秦紀編季表云  
魏與秦王會西周

秦王韓王會于新城

依秦紀編季  
表云會西周

齊王地之出也先適衛衛君避宮舍之偃臣而供具齊

王不遜一日謂公孟丹曰

丹一作丹

我已亾矣而不知其故丹

曰王之所以亾者以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因合  
兵以攻王齊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此其苦耶丹又曰臣  
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愠色者于大王見之大王去國居

衛容貌充滿顏色飛揚無重國之意齊王曰甚善寡人自  
公國居衛帶三益矣既而衛人侵之奔魯夷維子執策以  
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事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  
子之君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  
鍵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會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不納將之辭假道于鄒適鄒君歿齊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背殯柩設北面位于南方然後  
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儕將伏劔歿齊王  
子是不敢入鄒後歸莒楚使淖齒將兵護之齊王以淖齒

爲相甚寵任之其不知人如此未幾淖齒欲與燕分齊地  
執齊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霑衣王  
知之乎曰知之歲博之閒地墟至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  
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  
淖齒曰兩血者天以告也地墟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  
人鬼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知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  
弑齊王地于莒之鼓里擢其筋縣之廟梁宿管而夙是謂  
湣王參國策齊世家魯仲連傳呂覽審己過理新序襟事  
五編荀子曰國不得道以持之大危也及其禁也索  
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用  
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伯權謀立而亾

衛君欲重稅以聚粟民不安衛君謂薄疑曰民甚愚矣夫  
聚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藏之上奚擇焉薄疑對曰  
其在于民而民不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上不知  
其不如在民也凡審聽必反諸己則令無不行矣今虞夏  
殷周之後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衛君又謂薄疑曰子  
以寡人之國爲不足仕寡人請馭子爲上卿薄疑曰疑之  
母親疑以疑能相萬彙也然疑家有巫蔡姬者疑母甚恣  
信之雖家事已與疑言必復決之于蔡姬也今疑之于君  
非有母子之親也而君之側有蔡姬君之蔡姬必皆重人

也重人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恣之

內也繩之外與恣之內仇也不相受也衛君納之韓非外

上呂覽審應衛  
嗣君四十一季

戊寅三十二季秦王楚王會于鄆秋復會于穰秦紀楚世家  
秦昭王二十

四季楚頃襄王十六季季表于秦不  
譌于趙楚譌通鑑遂書秦趙會于穰

秦伐魏魏王聞之夜見辭君文告之問以謀辭君文曰有

諸國之救猶可存也魏王于是以車百乘使辭君文之趙

謂趙王曰文願偕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辭君文曰

敵偕兵者以忠王也趙王曰可得聞乎辭君文曰趙之兵

非彊于魏魏之兵非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民不  
歲死而魏之地歲危民歲死者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  
救魏魏歆盟于秦是趙與彊秦爲界也地亦將歲危民亦  
將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  
萬車三百乘薛君文又北見燕王曰先公子謂其父嬰嘗約兩  
主之交矣今秦將攻魏願大王救之燕王曰燕歲不輒二  
季矣今又行數千里以助魏柰何薛君文曰行數千里以  
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敵軍雖欲行  
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意未決薛君文曰臣效計于

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有大變也燕王曰大變若何辭君文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矣圍已變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偕秦兵因趙之眾以四國攻燕王將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辭君文兵旣至秦兵已拔魏安城至大梁矣遇燕趙兵而還

魏策季表秦紀合編魏昭王十三季趙惠文王十六

季燕昭王二十九季安城縣在汝南

秦丞相魏拜免

本秦紀大事記編樓侯傳所云復相秦六歲而免六當作八

衛君夢是爲嗣君子立嗣君守法而好察微隱有胥靡逃之魏爲魏襄王后治病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嗣君乃以左氏邑贖之羣臣諫嗣君曰恣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何益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不取左氏而徒獻之縣令有發禱而席敝者嗣君聞之賜以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吏以金旣而召吏訐還因遣之又恣泄如重如曾而恣其因恣重以塞已也乃責薄疑以敵如



百尊魏姬以稱姬曰以是相參也

衛策荀子王制揚注  
韓非內儲說上下闕

君四十

二季

齊人王孫賈季十五事潛王既失潛王之處而歸其母曰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算出而不還則吾倚閭  
而望今汝事王王出巷不知處汝尙何歸王孫賈還求之  
而知爲淖齒所害也乃入莒市大呼曰淖齒亂齊國弑我  
王欲與我報仇者袒右市中從者四百人誅淖齒王子恣  
章以淖齒之亂變姓名備于莒太史敫家敫女奇恣章狀  
貌憐而竊衣會之後恣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以身許之然

莒人不知泚章之在莒也有畫邑人王蠋者樂毅聞其賢  
令軍人環畫三十里毋入已而使人請蠋爲將封以萬家  
蠋固謝使者曰子不聽將引軍屠畫蠋曰吾聞烈女不事  
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吾王不用吾諫吾退而耕野國破君  
亾吾不能存而欲劫之以兵使爲將不義而生不如死遂  
自經死于是齊亾大夫聞之莫不流涕且自責曰王蠋布  
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會祿者乎遂相察如莒求王  
子泚章泚章始聞其見誅也不敢言久之乃以實告莒人  
莒人遂與諸大夫共立泚章爲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

中曰王已立杞莒矣乃立太史氏爲后後所偁君王后也

太史敫曰女不待媒而自嫁非吾種也污吾族矣終身不

睹君王后君王后終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禮

齊策齊世家田單傳

後論說苑立節篇參攷是齊襄王元季也燕世家敘立襄王于田單復齊後誤

燕與秦趙方睦秦趙助燕伐齊蘇厲上書說趙王曰臣聞

古之賢君德非必施海內也教順慈恣非必徧布于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于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季業豐盈民

不疾疫眾人善之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

加于秦也怨毒積怒非焚燬于齊也

齊策作韓此依史

秦欲亡韓

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臣以爲秦計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亾三川魏亾晉邑禍遂及于趙矣晉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齊乃西禁秦國齊之事王宜爲上交今乃以抵擧取伐臣恐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以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于王也臣願大王輒圖之趙

王聞蘇厲言伐齊之計猶豫未決既而趙王與燕王遇趙命廉頗將攻齊晉陽取之廉頗由是爲趙上卿以勇氣聞

于諸國

趙策趙世家合編廉傳晉陽作陽晉索隱云有本作晉陽非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不與畏秦強與之恐見欺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以宦者令繆賢薦召藺相如問之藺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于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甯許之而負則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而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則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遣之相如至

秦既獻璧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對曰璧有瑕請指示之秦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發書以地易璧趙羣臣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城必不得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欺況在大國趙王于是齊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視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耳相如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辭謝固請召

有司按圖于城相如知其詐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  
 其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齊戒五日  
 設九賓于廷臣乃上璧秦王度之知其不可彊奪遂許之  
 館相如于廣成傳舍廣成舍名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乃使其從  
 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越五日秦王設九賓之  
 禮引見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秦而負趙已令人持  
 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  
 于趙趙豈敢留璧乎惟大王觀圖之秦王與左右相視而

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公秦王止之卒廷見相如舉禮而歸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受使不辱賢之以爲上大夫相如  
先爲膠賢舍人賢得舉欲亾吞燕相如曰君何以知燕王  
賢曰嘗從吾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欲往相如曰趙彊燕弱君亾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  
君今君亾趙吞燕畏趙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  
不如肉袒伏斧質請舉則亾得脫矣賢從其計果免于難  
賢以相如爲才而薦之史藺傳藺氏身名未顯冒險出奇  
如此不然正告秦曰大王雖志璧  
必不如恐十五城以十五城易璧特欺趙耳大王欺趙則  
亾于天下趙亦不受欺如此則趙辭直矣何必以獻璧



爲直哉王鳳洲云璧入勿子城相如請就火于國  
秦王未必不予城如鳳洲計徒火于虎狼秦耳

己卯三十三季春正月衛君卽位

後證

衛逐縹錡挈薄殷順且之謀也先是嗣君病富術謂殷順  
且曰子聽吾言以說君勿損益也君必善之人生之所行  
與將歿之心異始君之所行于世者會高麗也所用者縹  
錡挈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爲君言國  
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于天下者甚謬縹錡主斷于國挈  
薄輔之自今以往衛先君不血會矣殷順且如富術言之  
嗣君遂與殷順且以相印而錡薄之族盡逐

國策會高麗  
高注以爲人

名是也蓋游  
說之士有

燕樂毅會趙師攻魏伯陽取之

依趙世家惠文王十七季燕昭王三十季

秦伐趙拔兩城

季表秦紀趙世家秦昭王二十五季

魏大水

季表魏昭王十四季

秦王韓王會于新城

季表秦紀韓世家釐王十四季季表云會兩周開韓世家本同或誤西周

秦王魏王會于新明邑

秦紀

庚辰三十四季秦拔趙石城

季表藺相如傳秦昭王二十六季趙惠文王十八季

趙王再之衛東陽汝河水伐魏

趙世家魏昭王十五季

趙大潦漳水出

趙世家

秦魏并相趙

趙世家

秦復以魏并爲丞相

季表穰侯傳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楚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騃雁羅鷺何足爲大王道也有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弋道德五霸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騃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鄆郢膺擊韓魏亟頭中國奮翼鼓鞞方三千里則秦未

可得獨招而夜射乎既以言激怒王

蘇氏諫論曰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

弓繳威襄王此隱而諷之

王不之責復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爲秦所欺

而客歿怨莫大焉皆有匹夫懷怨能報萬乘者白公子胥  
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原也而  
坐受其困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楚王聞其言遣使諸國復  
合從欲以伐秦不克乃謀入寇王使西都君謂令尹昭雎  
曰西都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其主裂其地不足以  
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  
欲攻之者祭器在焉故也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恐天

下以器仇楚也夫虎肉臊其兵利身

索隱云虎以爪牙爲兵利于防身式三疑

兵當作皮謂肉不足會而皮足衣也未見別本不改

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

之皮人之攻必萬于虎今楚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

傳器吾知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不行

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季

秦將伐魏蘇厲謂西都君曰秦敗韓魏仆犀武攻趙取蘭

離石祁者皆白起力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姿今攻魏魏必

破破則周危君何不令人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忒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僂善有一人

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已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

曰我非能教子支左誦右也夫射柳葉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勇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非功盡棄矣今公破韓魏仆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功甚多一攻而不得

崤功盡滅公不若偃病不出也

依周紀西周策編舟季言秦拔兩城此季言拔石城

所謂取藺離石祁者卽此與顯王四十一季秦取趙藺離石

離石王二季秦取趙藺蓋與此異事疆場無常如此

辛巳三十五季秦攻楚取南陽赦舉人徙居之

秦紀昭王二十七季楚頃

襄王十九季

趙將奢達師攻齊麥邱取之

趙世家惠文王十九季齊襄王四季金氏經史問答云樂毅攻齊六月盡得齊城惟莒卽墨未下趙世家云然

譌全氏據其譌者以駁其不譌者是譌之又譌也

趙與魏伯陽

游季所取邑也本趙世家編魏昭王十六季呂覽士容論云唐尙說惠王而解之闕以與

伯陽史不言圖

魏事疑不錄

秦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殺三萬人

季表秦紀趙世家白起傳藺相如傳合編

秦地動壞城

季表

客有獻書秦王者曰臣聞大王之謀出事于魏恐非計也

魏者山東之要也

要腰古今字

有蛇于此擊其尾則其首救擊

其首則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魏者天下之脊也

秦攻魏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

身之時也山東見魏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疆臣見秦

之大惡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出事于南方其  
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矣

今秦欲與山東爲仇不先攻弱兵必大挫國必大急

魏策末云

秦果攻藍田鄆郢吳注藍田爲進取之道下取鄆鄆取郢二事合言之

秦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以漢北地上

庸與秦黔中仍歸楚

秦紀楚世家通鑑楚頃襄王十九年

楚令尹襄成君衣翠衣帶玉璣劍

今說苑本殿璣依北堂書鈔御覽補履縞

易立于流水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襄成

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曰君不聞鄂君子皙之泛舟于



新波乎鄂君乘青輪之舟張翠羽之蓋榜柁越人擁楫而  
歌曰今夕何夕兮奉中流今日何日兮與王子同舟蒙羞  
被好兮不皆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君子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而擁  
之舉繡被而覆之令尹何以異于鄂君子皙臣何以不若  
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而不可何耶襄成君乃謝莊辛旣  
而莊辛見楚王諫曰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鄂陵君與壽  
陵君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楚王曰先生老悖與  
矣爲楚國妖與莊辛曰臣見其必然也非爲國妖也臣請

淹留于趙以觀王于是莊辛適趙

楚策說苑善說新序雜事三

王三十六季秦白起連師伐楚取鄢鄧西陵距莊辛赴趙

適五月也于是秦赦舉人遷居鄢鄧

楚世家西陵季表鄢西陵秦紀鄢鄧此從

大事記新序莊辛之趙十月楚亡鄢鄧此據楚策秦昭王二十八季楚頃襄王二十季

燕王使方士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

封禪書漢郊祀志大事記

合編韓非外儲說左上官客有教王不灰之道蓋同或者季衰志毫而爲之與故編于將夢壽燕昭王三十三季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澠池趙王畏之廉頗與藺相如

謀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恹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

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過此

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趙王許之

秦數伐趙危甚不得已而行想

見君臣流涕

及會飲酒酣秦王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鼓瑟

趙王鼓瑟秦御史宥書曰某季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

趙王鼓瑟藺相如宥曰趙王聞秦王善秦音請秦王鼓缶

秦王怒不宥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憚爲

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季月日秦王爲趙王擊

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

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有加于趙也

加陵也

趙亦盛設兵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乘賤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可與會每朝常偃病不欲與頗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詎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相如言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謝舉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廉藺卒相與驩爲刎頸交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止之曰楚得軹而秦齊得宋而

小

策而下有國字衍或國而倒小者爲秦秦也秦

秦

能有軹宋而事秦者何也有功者秦之漢仇也秦取天下

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于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

輕舟浮于汶秦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

于巴秦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

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

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季事秦秦正告韓曰我

起乎少曲

少曲沁水之曲沁水一名少水見徐氏頌記

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搖

搖從索隱動也策作絲

我離兩周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鞞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包兩周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舂鏃戈在後

鏃戈一作銛戟

決滎口魏無

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

邲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

攻魏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偶

以象寡人

史象作寫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

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鞮因以破宋爲  
齊舉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  
與寡人約四敗寡人連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  
齊有秦必伐之必亾之已得宜陽少曲因以破齊爲天下  
舉秦欲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與韓將絕矣殘均  
陵塞鄙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已韓魏合于秦因以  
塞鄙隘爲楚舉重趙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于魏質公子  
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  
母與舅母不能制舅不能約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之生

者皆成秦之孤也而燕趙之秦者猶以爭事秦說其主此

臣之所大患也燕王由此不行

燕策  
蘇傳

燕王平蘇諡曰昭子立是時昌國君樂毅徇齊已五季矣  
齊城以次降者七十有二惟莒卽墨未下莒齊王都之卽  
墨田單守之田單齊之疏族也舊爲臨淄市掾不知名齊  
破居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  
攻安平城壞安平忝者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  
人以鐵籠得脫東保卽墨至是燕軍攻卽墨趙使廉頗助  
之破齊之一軍

見趙世家  
及廉傳

卽墨大夫成之其推田單爲守



將昌國君樂毅以其守之堅也去城九里築壘圍之民出者令勿執困者振之使歸農卽墨危田單患昌國君樂毅善用兵不能詐欲去之遣客讒于昭王昭王賢不聽卽斬言者田單聞新主之樂與昌國君樂毅有隙也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城不拔者二百樂毅旣畏誅而不敢歸意欲南面王齊故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它將來卽墨殘矣燕新主以爲然使騎劫代昌國君樂毅將昌國君樂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田單令城中人會必祭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

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吾可以爲師乎語訖卽反在  
田單乃引還請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也自是每出約必請神師頃之田單又令人宣言  
曰吾惟恐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奔行頃之又令人宣言  
曰吾恐燕人掘吾城外冢燕軍皆如其言爲之齊人激怒  
欲戰者氣百倍于奔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也復身操版鍤  
與士卒分勞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飲會饗士令甲兵  
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燕軍喜田單又收民  
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降奔無擄掠吾族

家妻女令安堵燕將益大喜軍令由是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衣以絳繒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角束葦灌脂于尾鑿城數十穴夜燒牛尾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者所觸皆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皆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警警動天地燕軍大駭奔去遂殺其將騎劫燕軍退諸城之降燕者聞之以次漸復爲齊田單乃爲棧道木閣迎齊王于城陽山中入臨淄而聽政齊王封田單爲安平君

齊策季表世家樂毅傳田單傳廉頗傳新序雜事三齊襄王五季

趙王問公孫龍曰寡人欲偃兵十餘季矣而不成兵不可  
偃乎公孫龍曰偃兵之意兼恣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虛名  
爲之必有其實今蒯離后祁入秦而王縞綵出臨東攻齊  
得城而王加膳置酒非兼恣之心也有人于此無禮慢易  
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仁號令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

求定雖黃帝猶困矣

呂覽審應云惠王事以奔三十四季  
言白起取趙蒯離后祁又是時連季

伐齊編此公孫龍此言非特趙  
王之藥石實萬世之龜鑑也

齊有孤逐女造齊王之門願陳其辭齊王見之與語三日  
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齊王曰不知也對曰柱相國

也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安與不安在乎相大王之相不可不審也齊王曰諾二日又與語齊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齊王曰何謂也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三日又與語齊王曰吾相其可易乎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齊王曰吾用之柰何對曰管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

見韓詩外傳三

越王軾怒蛙而勇士歿之

軾蛙事見韓非內儲說上吳越春秋句踐外傳今本列女傳作

故螳螂之怒故螳螂

葉公好龍而龍爲之下

見新序雜事五

魯哀公語今多引莊子逸篇本文選注

物之所徵固不須頃齊王曰善遂尊

相敬而事之以女妻之

列女傳六

周季編略卷八中

終

周季編略

卷八中

叔王

聖

散居遺書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集

報王八下

癸未三十七季春正月燕王卽位後隱

趙王封燕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以警動齊燕既而趙王謂望諸君毅曰燕竭力于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望諸君數伏而弒位曰臣曷替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獲戾放在它國沒身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趙王乃止燕王恐趙用望諸君毅之有害于燕

乃使人責之且謝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  
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軍之功  
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諛寡人寡人之使騎  
劫代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  
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  
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報燕王書曰臣不佞不  
能奉承王命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辜以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不肖之舉不敢爲辭說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舉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畀卒



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賞之不以官隨其恣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主之心  
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  
之羣臣之上不謀于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  
以爲舉令承教可奉無舉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有積怨淡怒于齊不置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  
國之餘業而驕勝之遺事也

驕數通

亦作取閑于兵甲

開一習于

戰攻王者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其徑于結  
趙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楚魏四國攻之  
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子趙顧反命起  
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齊上之軍奉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吞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大呂陳子元英故鼎反乎曆室曆從  
麻石曆策或作歷通用或講曆史徐注正義齊器設于甯  
策吳注引史表漢表皆可見曆爲曆之講臺剗耶之植植于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爲順于志順一作嘽以臣爲不顧命顧猶墜也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卒  
無辜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箸于  
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俾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恥夷萬衆之疆國收八百歲之稱積統呂太公數之及至棄羣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泐令順庶孽施及乎  
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管伍子胥說聽乎吳王闔廬而遽迹至于郢夫差弗  
是也賜之賜夷而沈之江陳史序新作沈與下句相應夫差不悟先臣  
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于入江而不改

不改謂不變而卒吳也史作不化

不化猶為彼壽之神也

夫免身全功

史全作立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

也罹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舉以卒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忠臣公國不潔其名

新序君子絕交無惡言公國無惡聲

臣雖不佞數

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敢

以書報惟王留意焉于是燕王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而

望諸君毅為趙客卿往來通燕

燕策樂毅傳後漢書郭禹傳注三國志魏武紀注通

鑑綱目合編趙惠文王二十一季

燕鄒衍爲左右所譖下獄

事見淮南子編此見樂毅所以去也

燕夏五月隕霜

霜爲鄒衍所感淮南子說如此論衍以爲鄒獄與霜相值兩書俟論定

趙荀子況如齊爲祭酒初齊宣之時天下學士集稷下況

季十五遊學齊亂後儒術微荀子況取爲老師

據孟荀傳編今本傳

十五作五十晁氏讀書志引劉向七錄作十五并詳攷適楚歸趙之季今從晁氏校定攷齊宣王十八年稷下學士盛數百千人迨此四十七年是荀子此時季已六十餘故曰老師齊襄王六年

辟君田文卒辟君文自至魏後齊適亂爲小侯中立無所

屬至是齊王入臨淄與連和復親之而適卒請子爭立齊

魏其滅之初文爲齊孟嘗君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能令文悲乎周曰何能令足下悲哉臣所以能令悲者或先貴後賤或先富後貧否則身材高妙遭亂屈抑擯廢者也否則交歡相恣無故生離遠赴敵國無相見期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矣足下千桑之君也視天地會不如一捐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文固以爲不然周曰然臣之所以爲足下悲者一事也夫敵秦而困之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伐楚者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則橫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于薛千秋萬歲之

後廟堂必不血會矣高臺既壞曲池既漸墳墓生荆棘游  
童牧豎樵采耕蕘踣其足而歌其上眾莫不愀然曰孟  
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嘗君泣涕承睫而未聞  
周乃引琴鼓之孟嘗君涕泣下流狼戾不能止曰先生鼓

琴令文若破國匹家之人也

魏昭王十八季列傳說苑善  
魏淮南子覽真訓文選別賦

注素士賦序注合編賦雅門一事之悲知馮煖三窟之謬  
富貴功名何一不誠令人有大覺知大夢也字宙第一選  
速之

開耳

齊田單出過淄水有老人涉澗而寒不能行坐于沙中田  
單憐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以衣之齊

王聞而忌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蚤圖之恐  
後之言數左右顧無人譽有貫珠者齊王呼而問之曰女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齊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  
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憫民之飢也單收而  
食之寡人憫民之寒也單解裘以衣之寡人憫勞百姓而  
單亦憫之稱寡人之意單有甚善而王嘉之嘉單之善亦  
王之善已齊王曰善乃賜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  
見齊王曰王至朝日空召田單而指之于庭口勞之乃布  
令察百姓之飢寒者收繫之鮑注繫猶繫齊王復從其計于是



使人聽于里閭間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恣人乃王

之教澤也

依齊策通鑑編貫珠者無辭齊王必殺之以滅口有辭則齊安

秦白起連師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先王之墓皆燬遂東至

竟陵楚王以兵微不能戰東北保于陳城

秦紀楚世家楚頃襄王二十一

季楚所以大敗之故見後五十七季

秦以郢爲南郡

秦紀白起傳水經注江水條

我都君如秦

秦紀言周君未知東周西周

秦王楚王會于襄陵

秦紀

趙漳水徙于武平西

趙世家

甲三十八季秦封白起爲武安君使白起與蜀守張若伐

楚拔巫黔中以爲黔中郡

秦紀年表起博華陽國志合編秦昭王三十季楚頃襄王二十

二季秦紀  
博華封起

楚王使人徵莊辛于趙莊辛至楚王謝之曰寡人不用先生言事至于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將有甚于此臣聞之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  
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王獨不見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蝨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白以爲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

之上而下與螻蟻會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猶是矣黃  
雀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也不  
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頸  
爲的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猶  
是矣黃鵠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俛啄鰕鯉仰奮陵衡修其  
六翮羽而凌清風飄搖高翔自以爲與人無爭也不知弋  
者修其矰盧矰石之可爲矢鏃者也盧狼同弓也治其矰繳  
也策矰一作筭說苑作選其弓矰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繳矰亦作對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  
抃亦作殞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侯之

事猶是矣

新序蔡侯策作聖侯靈侯皆未是

蔡侯南游乎高陵北徑乎巫

山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

方受命乎惠王

詳見貞王二十二季策作宜王靈王皆非

繫己以朱絲而見

之也夫蔡侯之事其小者也大王之事猶是矣大王馳騁

乎雲夢之中而穰侯已受命乎秦王填瓠塞之內投王乎

瓠塞之外是亦桑王之所不知也楚王聞莊辛言色變身

戰慄曰謹受令迺封辛爲陽陵君

楚策新序穰事三召辛在拔巫後編此

趙立公子丹爲太子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二季

趙大疫

趙世家

魏王遊葵諡曰昭子國立

世家魏昭王十九季

楚王遣莊躄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于岸而步戰克之滅

夜郎因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畱王滇池以且蘭有

椽船牂柯處乃改郡名曰牂柯

史漢西南夷傳犍屬國志杜氏通典馬氏通攷合纂

諸書或以爲楚威王時事今據正義所引改頃襄編此

齊貂勃譖安平君田單單爲酒召之問其故貂勃曰距之

狗吠堯狗固吠非其主也單因任貂勃于齊王甚相得齊

王有所牽臣九人欲傷單以計使貂勃適楚乃譖于齊王

曰安平君內撫百姓外懷戎翟體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

爲也齊王召單單免冠徒跣越數日貂勃來王觴之  
酒酣齊王召相田單來勃稽首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  
公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夫  
安平君以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  
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爲不  
可故棧道木閣迎王于城陽山中今國已定民已安王乃  
曰單單嬰兒之計不爲也王曷不亟誅九人以謝安平君  
齊王從之益封以夜邑萬戶

依齊策夜亦作掖齊襄王七年

乙酉三十九年春正月魏王卽位

後漢安釐

秦白起伐魏取兩城

依秦紀魏世家編年表兩作南秦昭王三十一年

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西取爲秦所拔江南十五邑以爲郡拒秦用莊辛之謀也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如何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累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如何辛對曰君子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恣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秦紀楚世家說苑貴德合編楚頃襄王二十三年此可見有人斯有土

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信陵君無忌謙而下士致會客

三千人一日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將入界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信陵君無忌曰趙王田獵甘非爲  
寇也居頃報言果然魏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客有  
能揆趙王陰事者常以報臣自是魏王畏之不敢任以國  
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信陵君  
無忌厚饋之侯嬴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季終不以監門困  
故而受公子財信陵君無忌于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虛  
左從車騎自迎侯嬴侯嬴攝敝衣冠直上車坐不讓以試  
觀之信陵君無忌執轡愈恭侯嬴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于是引車入市侯嬴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  
立與語信陵君無忌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  
滿堂待舉酒市人觀者及從騎皆竊罵侯嬴侯嬴視信陵  
君無忌色終不變乃謝去就車至家引侯嬴坐上坐賓客  
皆驚酒酣信陵君無忌起爲壽侯嬴再侯嬴曰今日嬴之  
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禮待之嬴偃公  
子愈恭人皆以嬴爲小人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侯嬴  
又謂信陵君無忌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世莫能知  
故隱屠閉百信陵君無忌依侯嬴言數往請之朱亥不謝

李表信  
陵君傳

趙樓昌伐魏攻幾不能取十二月使廉頗代將攻魏

文王二十三年歲

傳以幾爲齊邑

齊安平君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子連仲子連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安平君田單曰單以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破萬衆之燕復齊虛何爲攻翟不能下上車弗謝而公遂攻翟三月不克齊嬰兒諳之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翟不下壘于枯邱修史作長柱史作拄策作攻翟不能下壘于枯邱安平君田單乃恐往見仲子連問故仲子連曰將軍在卽壘之時坐則戲黃立

則杖垂爲士本倡曰宗廟亾矣重鬼饗矣歸何黨兮當此

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

臂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說苑夜邑

有淄上之虞虞娛同說苑作寶金鎧橫帶說苑橫作黃策通馳騁

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安平君

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識古今字明日遂厲氣巡

城立千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程乃下齊策說苑指武通

編于舟季說苑云將者士之心也上者將之肢體也

心猶彈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至言也并錄之

丙四十季素丞相魏丹將兵伐魏至大梁韓墨救魏魏

拜破之斬首四萬虜虜魏割八城以和

紀作入三縣以請和

未幾魏

拜復伐魏吞芑邠入北宅遂圍大梁韓又救之不克魏使王且從說魏拜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以大梁之不亾也今日大梁亾許鄆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勿攻偃魏大夫須賈復說魏拜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秦食戾之國也蠶食魏氏戰勝犀子即犀割八縣地未數入師復出矣秦何狀之有哉今又吞芑邠入北宅此非敢攻大梁也將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王背楚趙而講秦

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魏則國求無亾不可得也此臣之所聞于魏也願君以此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言卒之不可數也夫戰勝舉子割八縣天卒爲多矣今又吞茲非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卒自爲常也臣聞魏悉其百縣勝甲以戍大梁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湯武復生不能攻也君攻而不拔秦兵必疲陶邑必議則持功盡棄矣今楚趙兵未至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楚趙兵之未至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吳楚趙怒魏之先已必爭事秦從以此而君後擇焉君

之割地豈必以兵秦兵可全以君制之何索而不得順君

孰慮之而無行危魏并從之期魏圍魏乃得割溫以和國

秦紀魏世家補侯傳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

趙廉頗攻魏房子拔之遂城而還又攻魏安陽拔之

趙世家廉

傳合編廉傳房子作房陵在拔幾後三年與世家異

丁四十一季魏背秦與齊從親秦相魏并伐魏拔四城斬

首四萬魏并得豈封

季表魏世家補侯傳合編侯傳得魏三縣有異秦昭王三十三季魏安

釐王三季齊  
襄王十季

韓以張平爲相

據史畱侯世家云良父平相驚王惠于季于惠之二十三季則相于釐之末季也

趙使燕周將攻齊昌城高唐取之

本趙世家編昌城二字連讀後季成十季燕攻

昌壯正義云壯當作城大事記作昌國趙惠文王二十五年季齊襄王十季此後齊屢失地不聞田單策吳氏注曰單以功高被讒所以任單者不能展盡與不然則單之恩禍持怯而自晦也

子四十二季趙魏伐韓至華陽韓告急于秦秦不救韓相

謂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願爲一宿之行

韓世家陳筮策作田荅陳

筮如秦見魏拜曰使公來事急矣陳筮曰未急急則將

變而它從以未急故復來百拜曰請發兵矣于是魏拜白

起胡陽達師救韓敗趙將買偃沈其卒二萬于河取趙觀

津敗魏將芒卯于鄆陽斬首十五萬

白起傳十三萬

取魏之卷蔡

陽長社魏用段干崇言割修武以獻于秦

魏策段干崇割秦在鄆陽敗後

明季此據魏世家

蘇代曰欲璽者段干于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

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不已夫以地事秦

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蘇代魏策作孫臣

魏王曰善雖然事

已行矣蘇代曰王獨不見博之用梟耶使則會不使則止

今王曰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梟也魏王不

聽卒割修武以和修武卽南陽古曰甯

韓策秦紀趙魏韓世家穰侯白起傳

季表合編秦昭王三十四季趙惠文王二十六季韓釐王二十三季魏安釐王四季秦紀焘一季諸書歧異大事記



辨之修武今河南省懷慶府修武縣  
古曰甯見秦紀昭王四十一季裴注

秦泗水夾三日

漢五行志引史記今史記跋文志曰秦武  
王三季渭水夾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季渭

水又夾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  
也秦網密刑虐加以武伐天戒之

秦既取魏甯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惡  
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彊得甯邑以制齊趙諸國皆賀吾往  
賀獨不得通此必加兵爲之柰何左右曰三往不得通必  
所使者非其入也有諒毅者辨士也王試使之諒毅受命  
往秦獻書曰大王廣地甯邑諸國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使  
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舉願大王

無絕之使。想若使臣有舉，願得請之。秦王使人報曰：趙國大小皆聽吾言，則受膏幣。不然，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主若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將連諸國兵，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則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僂于體，膳啗之噍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

而鳳皇不翔，刻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敝邑，敝邑良恐而行之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

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

請黜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據趙策編釋，以取南在拔懷後報王，十八

季式三按：是時趙不拜賀，即賀不納，何思今編于此，不修武，即寧邑古通用南也。趙初明季封平陽君，此季未封，不

稱君，齊此趙魏同伐，韓同敗于秦救事皆相符，釋史不足據。

秦趙既合，趙將與秦伐齊。齊王恐，令田章以陽武賂趙，以

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按兵告于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

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佗之趙，謂趙王

周季編略

報王  
散居遺書

曰齊不可信請益甲四萬且以觀津與趙使同伐齊齊王  
益恐乃使蘇代說魏并曰臣聞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  
臣竊必之于敵邑之王必預決之曰秦王明穰侯智必不爲此  
也三晉相結秦之澆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今破齊以  
肥仇一失計也秦之謀者或將曰破齊所以敵晉楚而秦  
可以制晉楚之勝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  
決潰癰安能敵晉楚二失計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  
出兵則晉楚將以此敵秦三失計也齊見秦晉楚合攻之  
不忤秦必忤晉楚是秦割齊以啖晉楚而秦反受敵四失

計也晉楚以秦謀齊卽以齊謀秦何晉楚之智而秦之愚  
邪臣故曰秦王明穰侯智必不爲此也于是魏并不伐齊

秦策續  
侯傳

趙取東胡歐代地

趙世家

秦使白起與韓魏同伐楚未行楚使黃歇適至秦說秦王  
曰天下莫彊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  
兩虎相與鬪而鷙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高而危秦楚是也今大國之地  
半天下有二壘

史正義言  
極東西

此從生民以來萬彙之地未嘗

有也先惠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齊以絕從

親之要

策無忘絕云不與道也此從史要絕訓約索應管

地于齊以絕

合從之履也今王使成橋守事于韓

紀云成橋秦三世思接人史作盛橋成橋以

其地入秦

策謀從史

是王不用甲不申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兵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酸棗燕虛

桃人

始學五季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索隱引此云桃人亦魏也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

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季然後取蒲衍首垣以

臨仁平耶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屬

史屬

作注聲

同字通齊秦之要絕楚趙之吞天下五合六鞅而不敢救

王之威亦單矣

史作單徐注亦作殫策作憚

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戰

之心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

王若負人徒之眾杖兵申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

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者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吹之禍

索隱敗處兼注葬處

吳見伐齊之便

而不知干隧之敗

正義夫蓋自到處

此二國非無大功也但利于

海

能注復而易患于後也吳信越而伐齊既勝齊人平艾

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

史作

智氏信魏魏而伐趙攻

晉陽城勝有曰吳韓魏反之般之于墨墨之上新序作今

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念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吳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宅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

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它人有心于付度之躍躍

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

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鮑云

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于韓魏鮑云

業而有紮世之怨焉韓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于秦者數

世矣本國殘本國國之本社稷壞宗廟墮朝服絕腸折頸

本國國之本  
杞重地也

社稷壞宗廟墮朝服絕腸折頸



指頤

素隱指首拉

首身分離暴骨艸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

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孤傷無所會

策孤

百姓不聊

生族類離散流亾爲臣妾者滿海內矣故韓魏之積怨秦  
社稷之惡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  
將惡出兵王將偕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惡  
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偕路于  
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會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  
實也且正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

而不離韓魏將攻留方與銜胡陵穉蕭相故宋必盡七邑

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北必舉史此皆平原四達齊之

地而王使之獨攻是王破楚以肥韓魏而動齊韓魏之疆

由是足以校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

無後患天下之國由是莫彊于齊齊得地謀利詳事下吏

詳作古一季之後爲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而樹怨于楚策樹

誦令韓魏歸帝重于齊鮑注誦者反史是王失計也臣爲

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魏必斂手王襟以

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侯由是王以十萬  
戍韓魏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與召陵上蔡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于

齊

索隱注謂以兵裁  
之鮑改齊作秦

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

一經兩海

索隱西海至東  
海鮑曰東南海

要絕天下也

鮑云要  
猶中

是燕趙無

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持齊楚

史新序此  
作直搖

四國不待痛而服矣秦王曰善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趙

約爲與國

蘇策春申君傳新序善謀  
合編楚頃襄王二十六章

魏來城我西都歸犯之謀也馬犯謂魏王曰秦破魏韓陽

之軍去周甚近我王恐國破身重病若成則犯必成矣犯  
請以九鼎入于魏其圖之魏王喜嘗言成西都與以率犯  
又謂秦王曰魏卒非成我也將伐我而取九鼎寶器也王  
若不信試出兵以觀之秦果出兵犯乃謂魏王曰我王病  
瘵九鼎請後可入則入之今王使卒之周諸國皆生心不  
若令卒城我西都以匿事端魏王曰善遂使城之

周紀索隱正義

所引國策合編

韓王咎夢諡曰釐子立

世家韓釐王二十三

魯侯賈夢諡曰潛子讎立

史潛作文大事紀作閔今從索隱引世本及鄭誕生本潛公二

魏王患于萇陽之役將入朝于秦周謫諫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詰其故則曰吾所賢者無如堯舜堯舜名所大者無如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學也將盡行之耶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學也將有所不行耶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謫對曰如

臣之賤也有人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  
鼠首殉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  
而許棺之首猶鼠首也納主于不可知之秦而殉主以鼠  
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河內急必梁急無梁孰  
與身急必身急以三者言之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索其  
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可乎魏王以爲然而未決  
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彙先之楚王不入  
楚魏合一猶足以扞秦乃止

魏策注諱一作許呂  
覽應言周諱作魏敬

己丑 四十三季春正月韓王卽位

後謹  
桓惠

魯侯卽位

季表後廢頃  
世家臨頃

楚太子完爲質于秦左徒黃歇侍

楚世家春申君傳楚頃  
襄王二十七年秦昭王

三十  
五季

秦置南陽郡

秦紀

趙王封其弟豹爲平陽君

趙世家惠文  
王二十七年

趙河水出大深漳水徙于武平南

趙世家

燕王夢諡曰惠子立

世家燕惠  
王七季

趙王游于園中見虎眈然環其眼趙王曰可惡哉虎目也

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

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明日平陽君豹使人殺言者趙

王不問

韓非外儲說右

秦楚佐韓魏伐燕魏燕也

燕世家惠王七年韓魏楚共伐燕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七年

季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秦本紀昭王三十五年季佐韓魏楚伐燕史記載此事甚明燕策云齊韓魏共伐燕楚使陽將而救燕與此自是兩事鮑注國策多據史改策此又據策改史燕世家之楚為齊李錯尚史楚臣景陽傳沿鮑注之

庚寅四十四季春正月燕王卽位

後諡武成

趙將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季表世家藺傳趙惠文王二十八年季齊襄王十三年

秦客卿竈謂魏并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季矣攻齊



之事成陶爲萬彙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君欲成之曷不使人謂燕相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勿失矣雖賢不過堯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今攻齊此君之時也因天下之力伐仇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亾越越故亾吳齊不亾燕燕可亾齊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它事而從齊齊秦合其仇君必煥矣君誠能亾齊封君子河南建逸于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于攻

齊而無它慮也魏拜納言遂使竈攻齊剛壽

秦策齊世家穰侯傳

合編剛壽范雎傳作綱壽竈秦策作造層同古通用穰侯傳穰侯言客卿竈當作用客卿竈言秦昭王三十六年

秦滅義渠

呂氏曰海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后詐殺戎王于甘泉遂起兵

穰侯集此與范雎傳相聯合

秦以張祿為客卿張祿本姓范名雎字叔魏人也初從魏

中大夫須賈使于齊齊王聞其口辯私賜之金賈疑雎以

國陰事告齊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擗齒

摺拉通

雖詳死卷以養置廁中使賓客醉者更溺雎

詳伴通更迭也後魏

齊醉以計得出鄭安平匿之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

使魏問鄭安平曰魏有賢者可與西游乎安平以張祿先生對夜見王稱語事大說載與俱歸張祿獻書于秦王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于書而淺者不足聽欲親見王而言之未幾秦王見之離宮祿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秦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祿謬謂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百意欲威怒秦王秦王微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事已乃得受命敬執賓主之禮張祿辭讓是日觀張祿之見者莫不變色易容秦王屏左右臨而請曰先生何以教寡

人張祿對曰唯唯有聞復跪請之又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教寡人乎張祿曰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咽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必誅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苟可少補于王死不敢避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歷也因是杜口裹足莫何鄉秦耳目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終身闇惑無以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已孤危此臣之所恐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

世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先生柰何而言若  
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  
疑寡人也張祿拜秦王亦拜張祿猶恐左右有竊聽者未  
敢言內先言外事因進曰大王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  
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  
也夫韓魏天下之樞也王親韓魏以威楚趙則齊附齊附  
則韓魏可虛矣秦王曰善以爲客卿謀兵事秦策范傳合  
編林少穎曰  
秦之所以得天下不外遠交近攻之策是策出于司馬  
錯成于范雖秦取六國謂之蠶會蠶之會葉自近及遠  
辛  
非四十五季趙破秦單于闕與趙奢之謀也先是秦攻趙

取趙蘭離石祁三邑

三十四年  
言白起事

趙請以公子郢爲質于秦

而納焦黎牛狐以易蘭離石祁三邑既而趙背秦不與焦

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緡請地趙王令鄭朱對曰蘭離石

祁之地曠遠于趙而近于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

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血食安能恆蘭離石

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卒

背秦王秦王大怒使中更胡陽伐趙軍于闕與

史云伐韓  
今據策

趙王召廉頗而問救之之計曰道遠險陜難救又召樂乘

而問之亦曰難救及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陜譬之兩

鼠鬪于穴中勇者勝趙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敢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悉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入趙奢善會以遣之閒歸報胡陽胡陽大喜曰彼公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閒遂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鉅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陳趙奢納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

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受誅趙奢曰須後令未幾許  
歷復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赴  
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師秦師  
解圍去復攻魏幾靡頗救幾復敗之趙威大振趙王賜奢  
號曰馬服君史正義誤馬古讀武故左傳稱司馬亦爲司武詩曰共武之服故名與廉頗藺  
相如同位以許歷爲國尉趙奢初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  
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勝  
怒趙奢曰君子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治  
必削則國弱國弱則諸國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平原君勝以爲賢薦之趙王使治賦賦平此田賦也民富府

庫實

言公私均有益

至是以軍績箸

趙策趙奢傳秦昭王三十七季趙惠文王二十九季

魏安釐王七季

西都君如秦客謂周冢曰譽秦王之孝以應爲秦太后養

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交也周冢從客計旣而秦欲

舉兵入寇我西都周冢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

譽喪天下天下以譽喪秦必東合于齊則秦孤而不王矣

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爲天下罷

爲一作與與爲古通用一本誤作與

天下俱罷則令不行矣

西周策周紀

秦攻齊剛壽

年表齊世家合編齊襄王十四年呂氏曰剛壽以剛壽之役滅穰侯豈非其言密外

庭不

前賦

王辰四十六年秦中夏胡陽復攻閔與不能拔

年表世家通鑑大事記合

編趙惠文王三十季秦昭王三十八年

齊安平君田單如趙見馬服君趙奢謂馬服君奢曰單非不說將軍之兵恣也所不服者將軍之用眾百夫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勝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單所不爲也單聞之帝王用兵不過三萬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奢曰君非

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  
牛馬金試則截盤匝搏之柱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后上  
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  
擊石之謂也且夫有吳干將之劍材而無脊之厚則鋒不  
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斲兼有是二者無鉤竿鑽蒙須之便  
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斲鮑注鉤劍頭環竿柄也  
十萬二十萬之眾猶無鉤竿鑽蒙須之便也鑽須疑劍也君無  
內分爲萬國今取古之萬國者分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  
之兵曠日持久至數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荆五季乃罷

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率乃歸豈有敢曰我其以三

萬兵救是乎哉安平君單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

趙策

已四十七季秦客卿張祿告秦王親魏以孤韓秦王曰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如何張祿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以賂之不可因舉兵以伐之秦王于

是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

依季表范傳編秦昭王三十九季魏安釐王九季秦紀後二季

云拔邢耶懷懷字衍裴注引韓詩外傳以懷卽邢耶按左傳宣六季狄伐晉圍懷及邢耶下五十季信陵君云秦故

有懷茅邢耶則自春秋至戰國懷邢耶分二邑與武王時之名懷曰邢耶者異矣

甲午四十八季秦太子質于魏卒偁曰悼太子歸葬芷陽

季表

秦紀呂不韋傳昭王四

十年魏安釐王十年

魏公子牟自秦東行魏拜送之曰先生將公拜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拜乎公子牟曰微君言牟幾忘君知夫貴  
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  
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舉期而舉自至乎魏拜偁善而  
不能行依趙策說苑敬慎合編趙策平原  
告平陽引此以為公子牟告應侯

未四十九年秦拔魏廩邱

魏世家鄭邱  
范雎傳邢邱

行張祿之計也秦

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何如始彊對曰弱于始秦王曰今  
之如耳魏齊何如孟嘗君曰非之才對曰不及也秦王曰

以孟嘗君亡卯連彊韓魏之兵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連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

亦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策中

期堆琴魏世家中旗馮琴韓非難三中期堆琴說苑敬慎申旗伏琴或曰中旗卽中期之諫武王者或曰中期卽鍾子期與伯牙友者或以中期爲官名堆琴爲人名按韓非云中期之所官者琴瑟也則琴非人名可知

當六

晉之時智氏取彊滅范中行圍趙氏于晉陽及魏桓子韓康子肘足接于車上以謀智氏智氏地分身以爲天下笑今秦雖彊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于在晉陽之下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勿易也秦王恐

秦策魏世家范傳韓非難三合編秦

昭王四十一季魏安釐王  
十一季韓桓惠王七季

秦王信張祿曰益親張祿因請閒進言曰臣居山東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萇陽君高陵君涇陽君不聞有王也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太后擅  
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萇陽擊斷無降高陵進退不  
請令焉得從王出乎乃所謂無王矣臣聞善治國者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征敵伐國其敢不聽戰勝攻取則  
利歸于陶戰敗則怨結于百姓歸于社稷管涔管齊  
擢齊王筋縣廟梁李兌管趙而主父餓坎今四貴用事亦

齒兌之類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臣見王獨立于廟朝矣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  
之子孫也秦王聞之大慙乃奪宣太后權令穰侯魏冉  
陽君半戎高陵君顯涇陽君市各就國以張祿爲丞相封  
應侯

國策秦紀范傳合編綱目云高陵君市涇陽君憚按  
秦紀昭王四十五年穰陽君憚出之國則綱目譌矣

趙王何夔諡曰惠文子丹立

趙世家惠文  
王三十三年

魏聞張祿相秦秦謀伐魏相魏齊使須賈如秦須賈不知  
張祿之爲范雎也范雎乃微行敝衣閒步至邸見須賈須  
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然須賈曰范叔有說于



秦邛曰不也雖舟日得過于魏相亾逃至此安敢有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曰臣爲人庸貨須賈哀之留與坐飲會  
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  
相張君范叔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事皆決于張君今  
吾之公留在于張君范叔其有客習于張君者哉曰主人翁  
習知之惟雖亦得謁雖請爲君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  
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于  
主人翁范雖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丞相府府中  
望見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

我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買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

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買曰願爲我載而入

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買大薦自知其貴乃肉租相

行因門下人謝舉于長范雖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買

頓首言死舉曰買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以貴仕爲

揚雄解嘲當途者引青雲隋書李德林傳貴君臣體合自致青雲其義皆同謂仕途不可言青雲楊用修一編之見

也買有湯鑊之舉惟君命之范雖曰汝舉有幾曰擢買之

髮以數買之舉尙未足數史作續古聲同范雖曰汝舉有

三百咎者楚昭王時甲包胥卻吳軍封以五千戶而辭自

以爲耶墓之寄于荆也今雖之先人耶墓在魏汝以雖爲  
有外心于齊而惡雖于魏齊汝之舉一也當魏齊辱我汝  
不止舉二也醉而溺我汝何忍乎舉三也然汝之所以得  
無死者贈綈袍戀戀有故人意故釋汝乃謝罷入言之秦  
王罷歸須買須買于范雖范雖大供具盡請諸國客與  
坐堂上會飲甚設設大也易傳置長  
裕而不設鄭君注而坐須買于堂下置  
莖豆于其前令兩徒夾而馬會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  
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將與歸告魏齊恐亾吞趙  
國平原君勝所自長范雖乃以姓名著于列國

秦以王稽爲河東守以鄭安平爲將與皆范雎所任也范  
雎自是散家財物以贖所交困辱者一飯之德必償睡眊  
之怨必報范傳謀傳教子  
伐韓少卿壽

丙申五十季春正月趙王卽位後漢  
季成

秦以次子安國君柱爲太子季表秦紀因不韋傳案  
蘇秦昭王四十二季

趙以平原君勝爲相平原君勝築好士會客常數千人孔

子之立孫穿字子高自魯適趙平原君勝禮待之一日與穿

飲彊以酒曰管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啜啜尙

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穿曰聖賢以道兼人未聞

以飲會也平原君勝曰然則此言何生穿曰生于嗜酒者

獎戲之辭也平原君勝曰吾不戲無所聞此雅言也雅言正言

也 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勝客之公孫龍字

子乘莊子徐無鬼所謂備舉揚棄是也與孔門弟子公孫龍字子石者二人堅白之說紛紛有以劍淖水之黃白論

利不利者有以石之目視見白手觸知堅爲異者有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之辯者未知孰是與穿論臧

三百甚辯析臧三百之說不一莊子天下惠子言辯三

也三百呂覽作三耳盧說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刑縛者以君之故爲三耳穿弗應平

原君勝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百矣然謂臧三百甚難而

實非也兩耳甚易而實甚也不知君將從易而長者乎抑

王

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勝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

後世論理  
舉推所以

然正公孫  
龍之此

終必受細久之鄒衍過趙平原君勝側行鱗席

禮之使公孫龍及其徒燕母子之屬見鄒衍辯白馬非白

之說鄒衍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

相亂扞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勇不務相迷也故勝

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是故辯可爲也若煩文

以相假巧譬以相移此害大道者也繳紛爭言競而後息

此害君子者也座皆偃善公孫龍由此益絀

季表平原傳  
孟荀傳孔叢

子公孫龍呂覽注辭又平  
原傳集解引劉向別錄

秦王母宣太后幸氏以惡死

依季表秦紀編綱目  
書幸氏詳見八季

齊楚伐魏魏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乃使

唐雎

索隱雖七餘反新序  
作唐且從目作雎氏

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遠至此

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兵不發者甚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夫

魏萬彘之國也偶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彊足

以有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發魏急

則將割地以約齊楚是王以一萬彘之魏而彊二敵之齊

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于是秦遽發兵救魏

齊楚引兵去

魏策魏世家新序陳事三合編世家云唐雎季九十餘以魏滅此五十餘季唐雎猶爲

安陵君使則季九十餘當在後爲安陵君使百魏安

釐王十二季齊襄王十九季楚頃襄王三十四季

秦伐韓拔少曲高平

范雎傳言秦魏孤韓之計行韓桓惠王八季

趙平原君勝如秦秦王召之也范雎聞魏齊亡趙匿平原

君勝所秦王爲范雎必欲報其仇乃詳爲好書

詳伴通 遺平

原君勝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爲布衣交君齊過寡人平

原君勝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秦王與平原君勝飲謂之

曰管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



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家願君使人

歸取其頭來不然不出君于關平原君勝曰貴而爲交者

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貧賤有難不可忘也見索隱魏齊勝之友

也在固不出也方雲齋曰此平原一生大飾今又不枉臣所范雖于是

請秦王遣趙王書趙王遂發卒圍平原君勝家魏齊夜亡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念諸侯莫可急抵者乃復還大梁欲因信陵君無忌以

忤楚信陵君無忌畏秦猶豫不遽見曰虞卿何如人也侯

庸曰人固未易知知人實不易也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

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開行急齊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  
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實不易也信陵君無忌聞侯嬴言  
太慙乃迎侯嬴魏齊聞信陵君無忌之猶豫已慙而自刎  
矣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平原君勝乃歸趙范雎怨平  
原君勝之匿魏齊也而毀之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理治玉也  
此古訓周人謂鼠未磨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買璞乎  
鄭買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  
名顯于天下然李兌弑主父子沙邱而猶臣之天下之王  
猶以爲賢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買之智眩其名不知其實

也依秦策范雎傳魏司馬通鑑朱趙綱目書秦陽執趙公  
于勝于下五十六季由陳虞卿傳不明而誤也虞卿傳  
末追敘齊事言虞卿自魏齊去後志在著書而後對仕趙  
非其志也誤以傳為補時事先後而敘之則善執勝于五  
十六季虞卿如齊之後不怨秦自趙取韓上黨與趙仇怨  
甚演豈于此時伴為好書以召平原君平原君移取上黨  
之策者豈此時致入秦乎今依范雎傳編召平原君事于  
此季趙主父被執惠文王幸祇十六平原君為惠文同母  
弟季必幼此事不可苛責平原君正如孔子譏威文仲不  
仁不知六而不責其平慶父之難也范雎以善復仇名因  
言平原君之不報父仇也并  
編秦策以為范雎之說首

趙客謂趙王曰人之情南朝人乎南朝于人乎趙王曰人  
亦南朝人耳何故南朝于人也客曰魏為從主而違者范  
雎也今主能以百里之地及萬戶之都請殺范雎于魏范

趙威則從事可移于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

殺范痤于魏魏王使人捕之痤因上屋騎危史注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如痤死趙不與地則

王將奈何故不若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

書信陵君無忌曰痤固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從

之如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將何以上之此君之愚

也信陵君無忌乃言于魏王而出之魏策魏世家說范善

為趙威卿之謀式三謂處

卿不應為此謀改為趙客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無忌或

朱昇已

諫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不識禮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父母兄弟若禽獸耳故太后母也  
而以恩次積戾與也功算大焉而逐之兩弟無舉而奪之  
國于親戚兄弟若此而況仇讎之國乎今大王欲與伐韓  
諛近秦則不明矣羣臣知而算諫則不忠矣今夫韓以一  
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而外支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  
乎韓亾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鄭王以爲安乎秦非無事之  
國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  
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

是復關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背鄴朝歌絕漳

盜水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

敢伐楚道涉谷

索隱自秦向楚有二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正義同作道涉山谷非行三

千里而攻其隘之塞

通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必不爲

也若道河外背大梁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

又不敢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邠

邳安城延津

史無安依索隱補延一作境依正義

以臨河內河內之其汲莫

不危矣秦有邳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

王之使者出惡安陵氏于秦

安陵不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

葉陽昆陽與舞陽安陵爲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

亾之

隨墮古通用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矣則魏豈

得安哉鄉曰者秦在河西去梁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關之

有周韓以聞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

言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

秦十

攻魏

十亦作七

五入圍中

圍卽圍田索隱正義同或誤國

邊城盡拔文臺墮埜

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

之郊北至平闕所亾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

百名都數十秦方在河西去大梁千里而禍若甚矣况使

秦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聞之去大梁百里禍

必百此矣。曷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受約也。今

韓受兵三季矣。秦憐之以講。韓弗聽。投質于趙。請爲天下

雁行頓刃。

雁行旅進也。見元季。

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

欲無窮非盡。亾天下之國。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

願以從事。王王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

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于與秦伐韓。而又無鄰秦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

下。此亦王之大時也已。

大史作天從策。

通韓之上黨于其甯使道

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



有其賦足以富國而韓必德魏恣魏重魏畏魏必不敢反  
魏則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空  
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  
天下之西嚮馳秦入朝而臣之日不久矣魏策魏世家呂氏曰信陵君言  
漢切綜練天下之大勢使魏王用其計利連楚趙竭力  
助韓則韓不至于失上黨趙不至于敗長平六國不至于  
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在外六國坐  
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國折彊秦之鋒若用之于上  
黨長平未敗之邦天下  
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秦伐趙攻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

請左右曰有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嚙其面左師觸

龍首願見太后太后盛氣以對之齊須通龍徐趨而入至策作揖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忝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

太后之玉體有所御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

而行耳曰會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會

乃彊步日四三里少盍嗜會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取少不肖

而臣衰竊恚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季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

整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憫憐少于乎對曰甚于婦人太

后笑曰婦人真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太后之恣燕后賢于

長安君

賢多也時我從事獨賢孟子我獨賢勞謝多勞也  
體內則獻其賢者于宗子謂價之多者說文賢多

財也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對曰父母恣子則爲

之計久遠太后之送燕后也持其蠲爲之泣念其遠也亦

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龍曰今三世以持

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尙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諸國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觸及身遠者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歟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  
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太后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  
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乎國一旦山陵  
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爲太后爲長安君之計  
短也故以爲恣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  
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秦兵還趙策趙世家  
燕封宋人榮盆爲高陽君使將兵攻趙趙王割濟東三城  
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求安平君田  
單將之馬服君者謂平原君勝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

平君而將之所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此乃與敵  
國戰獲軍殺將之所取也今君以此與齊求安平君而將  
之國與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舉居燕燕以  
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  
兵未取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  
君勝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于王王亦聽僕將軍無言已  
爲服君奢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手燕  
也若肝涉血之仇耶其于趙也則不然使安平君留則矣  
以趙之強爲趙彊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彊趙之兵以杜燕

勝曠日持久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平海軍甲移地利  
敵府庫虛乃引其兵而歸官量役也安平君田單攻濟中  
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得二城城大無過官燒者果如  
馬服君奢之言

趙策趙世家中人本亦作申馬  
此釋徐注正義燕武成王七年

齊王恣章蒞諡曰襄子建立國事皆決于太后太史氏號  
君王后

齊世家

丁酉五十一年春正月齊王卽位

在位四十四  
年國威無諡

秦白起攻韓汾陘拔九城斬首五萬

季表秦紀韓世家白  
起范雎傳合縱起傷

作拔五城秦昭王四十  
三年韓相惠王九年

秦城河上廣武

范雎傳廣武本韓地

齊荀子況如秦應侯范雎問曰入秦何見荀子況曰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是形勝也入境其百姓樸其器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敏古之吏也觀朝廷聽決百事不爾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帝也雖然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例例然其不及遠矣此殆無備者邪

秦王曰儒何足干人之國對曰儒者當先王隆禮義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而安國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感離窮

國策必不以耶。秦為魯無復地之地而仲尼持社稷之  
大計雖隱于齊問齊人其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  
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華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  
而衮魯之鬻牛馬者不環賈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關  
黨之弟子稠畧分有親者得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  
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荀子強國篇效新序禮事  
一及五本朝本相之朝

趙惠文后致初齊王使使者問趙太后書未發太后問使  
者曰歲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

不解也

曰太后不先問王而問歲與民豈先購而後貴乎太后曰



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顧有舍本而先問末者耶于是又進而問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斲其瓊瑋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連民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子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于庶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

運民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齊策趙世家孝成王

於陵子為可殺過也喻衡非韓篇曰堯不誅許由唐民不

皆舉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式段干之

魏國不皆闕門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賞

須功而加劓待舉而施誅不仕未有舉之人非也

趙以齊安平君田單為相趙世家

戊五十二季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范雎之謀也

初范雎說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譬如

木之有蠹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為秦患者孰有大

于韓乎王必收韓秦王曰韓不聽為之柰何雎對曰韓安

得不聽乎王下兵攻滎陽則登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廉之師不下王一與兵韓國斷而三

秦策季表起傳范傳

合編秦昭王四十四  
年韓桓惠王十季

楚宋玉因其友以見于楚王楚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讀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幸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百何讓于我宋玉曰不然魯者齊有晏免曰東郭饒一日而吞五百里有醫狗曰韓盧亦一日而吞五百里使之適見而指注

注屬也

則韓盧不及秋免之

盧矣若躡迹而縱橫雖東郭饒亦不能離今子之屬王也

躡迹而縱橫與知遠見而指注與友曰僕有過僕有過未

幾大夫登徒于唐勒短宋玉于楚王楚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軀使得黜其辭容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鐘澤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矣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矣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魯有鳳魚有鯢藩籬之鰓尺澤之鯢莫之能量士亦有之世俗之民安知臣之所爲

韓詩外傳七新序禮事一及五新序楚威王文選襄王  
設新序陽陵采菽此陽阿鐘籥刻角此刻羽鯨作鯢虞田

之賜作藩籬皆從文選

是頃襄王三十六年

楚王病太子完質于秦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范雎善于  
是左徒黃歇說范雎曰楚王疾恐不起秦如歸其太子太  
子得立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彙  
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  
與國而絕萬彙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范雎以聞秦  
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徐圖之黃歇與  
太子完謀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秦也歇愿之甚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

在中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與使者俱出  
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完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  
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完謝病度太子完已遠秦不  
能追歇乃自言于秦王曰楚太子歸出已遠矣歇願賜死  
秦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范雎曰歇爲人臣出身以殉其  
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秦王因遣黃歇歇至  
楚三月楚王橫發諡曰頃襄太子完立

春中君傳

己亥五十三季春正月楚王卽位

後諡考烈

楚納夏州于秦是時楚益弱

季表楚世家通鑑大事記言州不言夏此據蘇秦傳集解

正義參攷夏州在朔州江陵縣卽左傳所謂楚伐  
陳鄭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也秦昭王四十五年

楚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唐雖見春申  
君歎曰臣聞之黃諸懷錐刃而天下偃勇西施次褐而天  
下偃美今君相萬彙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  
者不得臣等少也夫秦禁之所以爲能者以蔽其佐之也  
一舉之不勝不如五蔽亦明矣君何不爲天下舉而令臣

等爲蔽乎

春申君傳  
楚策合編

汗明見春申君歇與談大說汗明欲復諷春申君歇曰僕  
已知先生先生患矣汗明曰明願有問君之聖孰如堯曰

何敢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如舜曰先生即舜邪汗

明曰不然因請終言之君之聖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舜事堯三季而後相知也今君一旦知臣是君聖于

堯而臣賢于舜耶春申君歎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簪客

籍五日一見既而汗明復言曰君亦知驥乎夫驥服鹽車

而上太行蹶申邪折尾湛胛潰漣汗獨地自汗交流中阪

遷延中半也策作外此負輓而不能上觀策作輓文選曹

引棘作輓與吳注所引姚本伯樂遭之丁車攀而哭之丁

同三國名臣傳贊注作輓也廣絕交論解紵衣以羈之驥于甚俛而噴仰而鳴聲達

注引作下



于天若出金石何也被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呢  
于州郡掘穴竄巷沈湮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被僕  
使得爲君長鳴屈乎

楚策文  
選注

秦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

秦紀李長韓桓  
惠王十一年

秦葉陽君惺出就國未至而死

秦紀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守之上黨趙絕于韓韓獻上黨于秦  
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人有言擊併之智不失守器  
請悉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守則死之韓王乃使馮亭代  
靳黈馮亭守三十日與民謀曰趙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

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魏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  
 告于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趙不  
 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故作七十願并納之大王惟大王才之  
 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趙王曰人懷我德何  
 謂無故乎豹曰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能相通固自以為  
 坐受上黨也韓之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  
 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于弱小而弱小願  
 能得之于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渭水

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必勿受也趙王曰發百萬之軍攻戰踰季未得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十七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平原君勝謀之平原君勝以爲可受趙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堀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瞻視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瞻視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鬪而怒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不如武安君持守則足以當之趙王曰善乃令平原君勝受地告馮亭

曰敵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木守千戶都三封縣  
令皆世世爲侯陪史皆盡覆三級民能相安者賜之六金  
馮亭坐涕不見使者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君守地不能  
死不義一入之秦不聽君令不義二賣君地而受封不義

三矣辭封而入韓

漢馮奉世傳後漢書馮衍傳言趙封馮亭爲鄆陽君與趙摺同戰成長平與此

文趙遂發兵取上黨使廉頗將

趙策趙世家白起傳大事記引嚴尤三將敘及後漢

書列傳八贊法引策合編據廉頗傳時趙奢已死藺相如病篤平原所以薦廉頗也譙周古史攷以長平之陷咎在易將不在平原則薦廉頗語不可不詳述也

初越王立守琅邪蒙子王尊立王尊蒙子王親立大失眾

心楚伐之大敗其師王親吞南山失環鄂

越絕書吳越春秋合編越絕書

云楚考烈王并越于環鄂復四十餘年秦并楚逆推編此是時守夏祀者祗居浙江之東南者矣

庚子五十四年秦攻韓緹氏闢拔之

白起傳據正義闢當作韓秦昭王四十六年韓

桓惠王  
十二年

辛丑五十五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上黨上黨民吞趙趙將

蘇頗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軍趙士卒犯

秦所兵秦所兵斬趙裨將郝六月陷趙軍取二尉四尉七

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壘取二尉敗其師奪西壘

壁趙王恐召樓昌與成卿謀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寧人將

後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殺重使而講虞卿  
曰夫言講者以爲不講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  
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將破趙  
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  
重寶必入趙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將必恐  
如此則講乃可成也趙王不聽從平陽君豹爲將魏鄭朱  
入秦秦納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從平陽君講秦秦已納  
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曰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于秦  
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敢

趙秦知天下不救趙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

白起傳

白起傳新序善謀合編秦昭王四十七年趙孝成王大季蘇子由古史曰趙孝成貪上黨之利致秦怒一失矣以括代頗二失矣括敗而講不從虞卿而從約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由此觀之非秦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式三按于由所言三失并彼誤倒以事攻之趙約講秦失于將將括失于後此趙所以大敗也

孔子之入世孫斌有賢名魏王聞其賢遣使者聘之斌曰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使者固請斌乃之魏魏生郊迎以爲相于是改僕龍之官以事斌才無任之祿以賜有功陪臣職者有誦言

斌曰先君子相魯三月諫止今庸知諫止之無時乎所以  
內理國政者如此魏與韓有隙斌曰晉昭釐侯執圭見魏  
君者與嚴敵爲鄰獨勤不能支一難故屈已以求存也今  
韓魏弱于始秦彊于始爲王計其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  
越人同舟相救如左右手今不恤同患是不如舟人矣秦  
伐趙大夫以爲于魏便斌曰秦勝趙必復它求吾恐魏受  
其師也燕雀處屋子母相哺不知竈突燄上觸將及已也  
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凡所以外睦鄰好者如此相魏九  
月陳大計輒不用以病致仕人曰于其行乎斌曰行將何



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新垣固謂其  
去之速斌曰死病無醫不出二十季天下其爲秦乎孔

子陳士義論勢合編魏安釐十七  
季其後魯仲連不帝秦蓋同此

秦將王齕攻趙長平數月趙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  
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貴起秦范雎使人行千金于趙

爲反閒曰秦所畏獨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自廉頗易與與

也且降矣趙王輕王齕怒頗軍多失封堅壁不敢戰又聞

秦之閒言欲使趙括代廉頗將請相如疾篤彊起趙王

自中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自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

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摺摺自少學兵恣自謂天下其能  
善戰與其父奢論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摺母聞其故  
奢曰兵凶地也而摺易言之使趙不將摺則已若果將之  
破趙軍者必摺也及摺將行摺母上書止之曰摺不可將  
趙王問其詳對曰始妾事其父見其身所奉飲進會者以  
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與者盡分軍吏士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摺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  
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志願王勿遣趙王

曰吾已決矣搢母因曰王終遣之如不稱職妾得無隨坐乎趙王許諾秦王聞趙搢將陰使白起爲上將軍王卬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搢至軍悉更廉頗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佯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彘勝逐追直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以擊趙趙戰輒不利迺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遂身至河內賜民襪各一級發卒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進絕趙救兵及糧會趙卒相會四十

六日皆內陰相殺會由長分四隊急攻秦壘欲出四五復  
之不能出趙括遂自建銳卒出搏戰秦軍射殺趙括趙軍  
亂卒四十萬皆降白起曰將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  
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阬殺  
之遺其少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將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

趙國大震趙括家以其母先言免誅

季表秦紀趙世家廉  
藺傳白起傳合編白

起此役殺趙卒四十五萬合將後計之所  
殺百萬所謂秦以為功天下以為賊者也

秦之始伐趙也齊謀救之趙因請與于齊周子曰與之秦  
見齊救趙親則還不親則攻請與不與是不親也且趙者

齊燕之扞蔽猶齒屨也屨亾則齒寒救趙之務安若奉瀕  
瓊沃焦釜也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不務爲此而  
務恣梟計左矣齊王不聽

齊策齊世家周子或作蘇子  
子騭作蘇秦齊王建五季

寅五十六季魏恃秦之親欲與攻韓魏主問計于張旄張  
旄曰韓且坐而亾乎且割而從天下乎魏王曰將割而從  
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魏王曰怨魏張旄曰韓疆  
秦乎疆魏乎魏王曰疆秦張旄曰韓之割將從所不疆與  
其所怨乎魏王曰韓將割必從其所疆與其所不怨張旄  
曰攻韓之事王自知之矣

魏策魏安釐王十八季韓桓惠  
王十四季秦昭王四十八季

十月秦分軍爲三

秦紀三白起傳作二

使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

使司馬攬北定太原使白起定上黨白起欲并軍滅趙遣  
衛先生說秦王言趙可滅之策請益兵糧于時太白星貫  
昂昂趙之分野也趙大恐使蘇代說范雎曰武安君將圍  
邯鄲乎范雎曰然代曰武安君爲秦攻取七十餘城功既  
大矣趙亾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雎欲無爲  
之下固不得矣且秦嘗困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  
之民不樂爲秦民久矣今攻趙趙亾北地入燕東地入齊  
南地入楚魏則秦之所得無幾不如使之割地求和無以

爲武安君功也于是范雎使蘇代見秦王蘇代說秦王曰  
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力盡  
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  
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能非國之利也過  
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于臣誠乎微之爲  
著者彊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  
善蘇代言范雎遂自嘗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割城以  
和秦王許之十二月秦正秦遂罷兵由是白起與范雎隙

秦策秦紀白起都陽傳秦陽合編趙孝成王七年秦紀白起傳于長平當十月正月十月清周之十月書舊月也書

正月兵罷據身正言周之十二月也下復言其十月五大夫王陵攻趙奉上秦正言秦之十月周之明年楚申九月也

秦大饑范雎請曰五苑之說草榛果秦果困以昏民窮發之秦王曰秦治民有功愛賞有辜受誅今發五苑之說果是使民有功無功俱賞也此亂之道也生而亂不如死而治乃不發

秦饑以明季秦王語知之亦所以罷兵之故也五苑不發見韓非外儲說右

趙議割六城以和秦城未入樓緩自秦至趙王問以計樓緩曰管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相室曰詩有子死不哭者乎其母曰斯子也多曠于禮若是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



如婦言之則妒婦也故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  
新從秦來故不敢對使必欲臣計之不如與之虞卿曰秦  
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力尙能進恣王而不攻乎趙王曰  
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者資之是助秦自攻  
也明季秦復來攻王無救矣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  
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  
來季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歸乎趙王曰誠割矣乎能必  
來季秦不復攻趙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

樓緩不能必秦之不復攻雖割何益秦虎狼之國也無禮  
義之心所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王必不與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  
二秦趙構難天下皆疑趙不如割地求和以無疑天下怒  
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趙之困而瓜分之矣虞卿  
曰如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以慰秦心哉且臣嘗勿  
與者非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使  
之并力擊秦則是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以此替齊臣  
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講于王矣趙王善虞卿計使虞卿

如齊成卿未返而秦使者果反賂趙以和樓稜逃去

趙策虞卿

韓獻垣雍于秦

秦紀白起傳

五十七年秦王既息民繕兵欲復伐趙白起曰不可秦  
主曰舟車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養士積積糧倉三軍之奉倍于博而曰不可  
何也白起曰長平之役趙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弟  
此相與戮力同思耕田快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于  
舟車料趙國守備亦已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惡思

史記卷六十五

秦本紀第五

早朝安罷車辭重帶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  
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將趙未可伐也秦王曰

寡人已與師矣八月

秦九

使五大夫王陵伐趙是時白起

病不任行范雎欲乘白起病取趙自為功也十二月

秦正

秦益發兵佐王陵攻邯鄲陵戰不利以五校白起病癒秦

王欲使白起代陵將白起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怨

秦已久救兵必日至矣秦雖勝于長平而士卒死者過半

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國攻于外

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既自命之不行乃使范雎往見白

起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舟車數萬之眾以破之楚人震恐東徙伊闕之戰君亦以寡勝眾況今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白起曰昔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大臣廢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憂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而當時秦士卒以軍中爲家以將帥爲父母一心同力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離心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其心不同是以起得設疑兵以持韓敵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

既敗韓軍自潰以此立功皆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恐而滅之使趙得耕稼以益穡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甲兵以益其疆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上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其士至于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必不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國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且病未能行范雎慙而退以言于秦王秦王

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豈發軍使王齕代王陵將攻趙

秦策趙策白起傳合編觀此知國必自敗然後人敗之  
軍法所謂攻瑕也秦昭王四十九年趙孝成王八年

燕王薨諶曰武成子立

燕武成王十四年

趙武垣令傅豹與王容蘇射連燕眾反燕地

趙世家在秦國邯鄲下實

孝成八年事徐注  
九年九箇作八

趙使平原君勝求救于楚平原君勝約其門下文武備者

二十人與俱已得十九人其一人未定所取毛遂自薦平

原君勝曰賢士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

宋明  
刀首先生處

勝門下三年矣何勝未有所聞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

周李綱卷

卷八下 蘇子

七

歐陽修

中百使臣得早處囊中將穎脫而出

索隱引鄭德注云穎  
穎也按禮康成注穎

也

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勝竟與之偕十九人目笑之

而未發也

索隱引鄭德  
注發讀爲癘

比至楚與十九人議論皆服及平

原君勝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

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百今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

劍再曰王所以叱遂者恃楚之眾百十步之內王之命懸

于遂手眾何恃且遂聞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皆王天下今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自起小豎子百

逐數萬之眾一戰而舉郢鄧再戰而舉郢三戰而燒夷陵



辱王之先人甚

事見卷三  
十六七章

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弗

知惡勇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毛遂曰從定

乎楚王曰定矣毛遂命楚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自奉銅

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

遂定從于殿上乃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

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錄錄從

平原君勝既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卽

案陽引  
說文錄

之鬼

平原君勝既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卽

以遂爲上客于是楚王使春申君黃歇將兵救趙趙以蘇

耶封春申君黃歇平原君勝舊爲魏婿魏王信陵君無忌

月... 卷五... 王...

皆望威也趙求救于魏信陵君無忌爲言于魏王極陳魏趙如唇齒相依且言平原君媼諒不可負魏王乃使晉鄙將兵救趙秦王使人謂魏王曰秦攻趙且其將下有救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留兵壁鄴而秦果已使將軍張唐達兵攻魏魏王益恐迺使辛垣衍入趙因平原君勝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退秦兵平原君勝猶豫未能決適魯仲子連至趙平原君勝以告仲子連曰辛垣衍安在請爲君責而歸之于是仲子連責衍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如肆然偁帝爲政于天下

則連直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連所爲見將軍者  
欲以助趙擯秦也魏特未知秦偃帝之害耳使知之必助  
趙矣辛垣衍曰秦偃帝之害何如仲子連曰曾齊威王嘗  
爲仁義矣連天下諸侯以朝周周烈王崩齊後弔周責之  
威王怒而叱之卒爲天下笑天下以爲彼天子固然無足  
怪也今帝癸後何以叱秦哉辛垣衍曰先生非見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豈智不足耶喪之也仲子連曰魏之比于秦  
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辛垣衍不說曰先生何遽  
言此仲子連曰晉者九侯郭庚文主紂之三公也紂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搃庸鄂侯文王竊歎拘之于羑里之庫今  
帝秦非自就脯醢之地乎齊將王奔魯欲行天子巡守禮  
魯之臣不納至邾欲行天子入弔國君禮邾之臣不受今  
魏睹秦之一戰勝欲從而帝之昆晉之臣不如邾魯也且  
秦既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國之大臣  
奪其所憎與其所恣又將使女子讒妾爲諸國妃姬魏王  
安得晏然乎將軍何以得故寵乎辛垣衍起再拜曰衍今  
知先生乃天下士也衍請公不敢復言帝秦矣衍既去趙  
復告急于魏又使平原君勝讓信陵君無忌曰君不急人

之困非高義也信陵君無忌因數請魏王速命晉鄙進兵  
救趙及賓客辯士議論迭進魏王終不聽信陵君無忌約  
車騎百餘彘欲赴闕以死于趙過夷門而見侯嬴侯嬴曰  
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信陵君無忌行數里心不快復  
引車還問侯嬴侯嬴曰臣固知君之必還也君赴秦如以  
肉投餒虎何盍信陵君無忌再拜問計侯嬴乃屏人言曰  
臣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如姬嘗力能竊之晉君嘗爲  
如姬報父仇如姬感恩欲以死報誠一開口請如姬則得  
虎符奪鄙軍北救趙而卻秦此五伯之功也信陵君無忌

如其計得兵符侯胤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晉郤合符而疑不授兵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有力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于是信陵君無忌泣侯胤問其故曰晉鄙嚙嚙宿將往恐不聽無舉殺之心不安耳信陵君無忌知不得已乃與朱亥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信陵君無忌曰吾將十萬之眾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也今單車代之何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信陵君無忌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

之而進平原君勝之求救于楚而歸也楚師未至邯鄲圍

急患之有傅舍吏于李談

史記以私諱談作同此據說苑

說平原君勝曰

邯鄲急矣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

糟糜不飲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瑟自若

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之君誠能令

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

士卒當危苦之時身徼百于是平原君勝從之得敵死士

三千人李談遂建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

楚魏世本平原信陵仲寔備說苑說苑

合其地考烈王五年魏安釐王十九年

卷五十五

說苑卷五十五

甲五十八年春正月燕王卽位

後漢

秦主獻國趙已九月外傷者祇諸國救趙者兵已至秦軍  
戰不利白起聞之曰不聽吾言今何如矣秦王問白起言  
怒曰見起欲虜使起代獻曰君雖病爲寡人臥而將之如  
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學不  
行雖無學不免于誅然惟願王釋趙養民以待諸國之變  
撫其恐慙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國天下可定何必  
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恣其國忠臣恣其名臣甯伏受重  
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秦主怒免武安君



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而遣鄭安平佐王齮圍趙盭發卒  
軍汾城劾以應之旣而魏信陵君無忌與楚春申君歇趙  
平原君勝合謀擊秦師秦將王齮鄭安平不能軍大敗于  
邯鄲鄭安平爲兵圍急以二萬人降趙王齮奔汾軍鄭安  
平乃范雎所任以報其救死之恩者也秦恣任人而所任  
不善者各以其舉之于昷范雎席棄請舉舉當收三族  
秦王恐傷其意乃下令國中言鄭安平事者以其舉  
舉之而加賜范雎會物曰盭厚以順適其意白起之遷陰  
密也以老病未能行居三月諸國攻秦軍急秦軍鼓卻秦

王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聽范雎言使使者賜之劍起引劍將自刎曰我何辜良久曰長平之役詐阬趙卒數十萬人臣空死遂自殺王崩既葬汾軍遂攻汾城拔甯之薪中更名安陽

國策秦紀白起范雎傳合編秦昭王五十季趙孝成王九季魏安釐王二十季楚考烈王六季

秦王稽爲河東守不禮于軍吏莊曰今攻邯鄲十七月不下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令其去貴妻貴恣美此令必行者也因曰無敢怒也此令必不行者也今君雖幸于王不過父子之親

而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孤口所移  
無翼而飛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果牧

秦策

信陵君無忌既卻秦存趙以魏王之怒其盜符矯殺晉鄙  
也不敢歸乃使將將其軍歸魏而身留趙趙王欲報其德  
與平原君勝謀以五城封之唐雎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  
不念人有德于己不可忘也已有德于人不可不念也且  
矯魏王令奪兵救趙于趙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君  
如以功自恃竊不取也于是信陵君無忌立自責似無所  
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無忌就西階

固辭終側行從東階上自言舉過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  
侍酒至其口不忍言獻五城以其選讓也久之趙王以鄙  
爲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之趙有處士毛公隱于博徒  
薛公隱于貞漿家信陵君無忌請見之兩人不可見信陵  
君無忌乃閒步與之游甚歡平原君勝聞而非之信陵君  
無忌曰今知平原君所游徒棄舉耳不求士也無忌在梁  
時已聞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勝免冠謝  
乃止平原君勝欲封魯仲子連仲子連辭使者三反終不

受平原君勝乃置酒延之酒酣起肴以千金爲壽仲子連  
笑曰所貴于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  
也若有所取是商賈之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平原  
君勝魏策信陵君魯仲連傳合編信陵爲六國卻秦非徒  
爲婚姻也後儒所論不足憑蔡庄齋曰信陵君之功  
足以補過古人云功過當  
相準尙論者節取勇可也

秦兵之退虞卿以爲平原君有功請趙王益封趙王許之  
公孫龍謂平原君勝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  
城君不讓佩趙國相印君不辭一解國難遂益封是親戚  
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不如勿受封平原君勝曰謹

聽命封之卒不受趙策

天下士言合從者取于趙謀攻秦秦王患之范雎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謀攻秦者求富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耳何則有爭意也請令唐雎載音樂與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歛以金誘邯鄲人不問金之所用則事可廢矣從之唐雎行至武安敵不及三千金士果自相鬪

本秦策吳注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侈其口痛哉斯言

秦范雎失韓汝南之奉邑韓奪之也秦王曰君亡國其惡

乎雖曰臣不惠秦王曰何也雖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惠相室曰公恣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惠何也東門吳曰吾婦無子無子之時不惠今子死乃與婦無子時同奚惠焉臣嘗爲梁餘子不惠今亾汝南與梁餘子同臣何爲惠秦王知雖言之不實以告蒙鶩鶩曰臣能得其情乃往見雖曰鶩欲死雖曰何謂也鶩曰秦王師君天下其不聞今鶩爲秦將得將兵以韓之細而奪君地鶩何與生不若死雖乃拜鶩曰願委之卿鶩以復告秦王由是雖每言伐韓事秦王不聽以雖爲汝南侯也

秦列平合  
故用廢汝南侯

韓所處據  
私惠在此也

三晉臨秦東都君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客謂  
東都相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始  
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必重公是公取重國  
之秦也從之于是秦信之

依周策周紀編離注十八率必  
設五字尚史誤書于十八率

秦初作浮橋于河

秦紀

秦質子異人自趙逃歸初秦太子柱之妃曰尊陽夫人無  
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車  
乘費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



之曰此奇貨可居

居貯也

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

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吾門待子而大異人心  
知所謂乃引與坐談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恣蕪陽夫  
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孫有秦國之業士倉輔  
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卽位不得爭爲嗣矣  
異人曰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蕪陽夫人耳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異人曰如君策得秦國與君共之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見蕪陽夫人姊以奇物獻于蕪陽夫人因

譽異人之賢實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恩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華陽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婢說之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怨弛今夫人不以縣華時早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如色衰志弛雖欲開一言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夫人終身榮于秦矣從之承閒從容言于太子柱曰異人質于趙來往者皆譽其賢妾不卒無子願立異人爲適以託妾身太子柱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因厚饋異人而請呂

不韋傳之異人名譽遂盛于諸國呂不韋娶邯鄲家夏

氏女善歌絕美者與居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

壽請之不韋怒旣而念業已破家爲異人計乃獻之至大

暮時而生子政大事記書生政于五十六季正月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

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五百斤與守者脫囚

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萼陽夫人萼陽夫人曰吾

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秦王使楚誦楚曰少捐

棄在外無師傅不習誦楚之夫人及子政猶畱趙依秦策呂不韋

傳通鑑編呂傳云大暮時生政是十二月生也則史所云知其族云云皆惡秦者遺言也胡致堂議通鑑當善呂

收呂不韋

改祿位山管城碩記曰如知其有娠已非一月矣而又十  
二月而生安見其必爲呂子乎太史公本紀直書莊襄子  
通鑑系  
秦是也

已五十九季趙以楚韓魏之師取秦所奪之新中季表趙

十季楚考烈王七季韓桓惠王十七季  
魏安釐王二十一季秦昭王五十一季

燕拔趙昌城趙世家城作壯一作社此依  
徐注及正義燕孝王二季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

斬首九萬我西都君恐與諸國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

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王怒使其將軍摎入寇我西都

西都君不能守乃自奔秦與秦以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

之乃歸西都君西都君以惠茲

依周秦紀趙世家編史漢高紀裴注引皇甫謐說以

為漢高是季生困學紀聞從之非也見後甲寅

王崩禮曰報

周紀

臣謹按此書之說與史記不同

周季編略卷八下

終